

前 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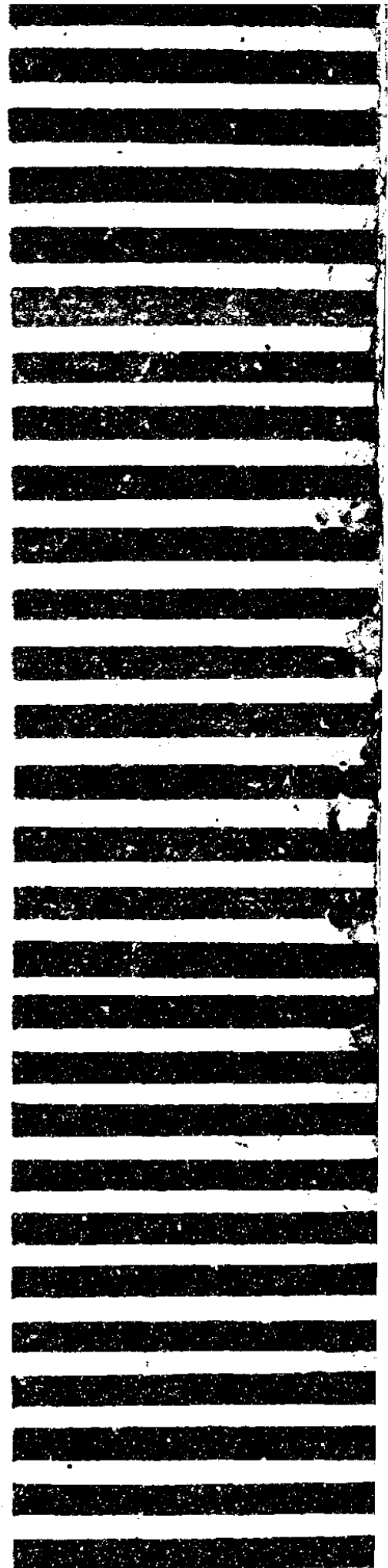
(本 訂 修)



著 克 楚 內 爾 科 · 聯 蘇
譯 三 蕭



行 印 店 分 羅 察 晉 店 書 華 新



前 線

(本 訂 修)

著 克楚內爾科·聯蘇
譯 三 蕭

新華書店察冀分店印行

一九四六年四月

目次

重版序	………	蕭三
我們從科爾內楚克的「前線」裡可以學到些什麼	………	解放日報社論
斯大林文藝獎金獲獎劇本科爾內楚克的「前線」	………	蘇聯真理報論文
前線（三幕五景）	………	科爾內楚克

重 版 序

「前線」譯文於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九日至二十六日在延安解放日報連載後，同年六月由新華書店出了單行本。（據悉，在晉察冀日報增刊上也登過。）現在張家口新華書店晉察冀分店來信說，根據讀者的要求，擬再重版一次，並問我有無需要修改或補充說的話。對「前線」這劇本的價值，我想，不用多說了。延安及其他解放區拿「前線」作為整風學習的讀物；除延安外，各地機關學校部隊，爲了教育自己的幹部及一般羣衆，都有自動演出這個劇的，這就可見它的政治教育意義之大了。

如我們所知道的，整風學習要有經常性，決不是經過一個「運動」就可以完全把歪風整好的。改造思想，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直至現在，我們在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個工作領域內都還有自己的「戈爾洛夫」。『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



民羣衆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作風與自我批評的作風」（毛澤東：「論聯合政府」），要經常不斷的保持與發展。「去掉包袱，打開腦筋」的工作，不可一日或懈，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比喻的「臉天天要洗，地天天要掃」一樣。重版「前線」在這裡又得到了新的意義。趁這機會，我得以再一次修改原譯，使之更加完善一些，非常高興。

因為是外國戲，我在譯這個劇本時，曾企圖儘量忠實於原文，使得讀起來感覺到它是沒有走樣或走味的；同時力求其通順，以便在排演時能說出來，使觀衆聽得懂。一面力求其中國化；另一面又寧願保存原文的某些成語和特點，因為我覺得，中國的語文也可以和應該由翻譯的外來語文加以豐富一些的。多年來的事實已經證明，這也是一個不可抗拒的，應該歡迎的鉅大力量。生在國際文化交流的現代，在語言文字方面，不應該也不能抱守殘闕，持保守的關門主義。

但在工作中，我深深地感覺到這件事的困難。本來，要作到中國語言和文字的完全統一，是一件非常艱苦、鉅大和繁重的工作，尤其是把外國語文譯成中國語文的時候。尤其是劇本。（而我所根據的「前線」俄文本，又是從原作烏克蘭文轉譯來的，這更增加了某些困難）。這原因當是我對於人民羣衆最豐富生動活潑的語言還沒有學習得好。

和同時沒有能够把某些人民的語言加以鍛鍊和提高一番，而這些都是寫作者一定要漸漸作到的）。因此，四四年八月在延安「西公」演出「前線」時，我就覺得，在排演時有將原譯的某些台詞加以斟酌之必要。四四年底延安中央黨校和魯藝合作排演這個劇時，由李伯釗、沙可夫、王斌……諸同志和我組織了一個導演委員會，首先就研究台詞。

這次重版就採用了沙、李諸同志所集體修改的、比原譯更順口些的某些字句，特此聲明並向同志們致謝。

在譯完這個劇本後，連這一次在內，我前後校改了不下十五次，但恐還有不盡美善之處，至希高明指教！

蕭 三

一九四六年四月
於 歌 家 口

我們從科爾內楚克的『前線』裡可以學到些什麼？

——一九四四年六月一日解放日報社論——

幾天以前，本報連載了蘇聯科爾內楚克的劇本前綫。這個劇本，在蘇聯發表於一九四二年九月，即正當德寇攻斯大林格勒門前的時候。這個劇本得到了蘇聯『斯大林文藝獎金』的第一獎。蘇聯的三個最大的報紙——真理報、消息報、少共真理報同時發表論文來介紹它，這篇論文我們也轉載了。

我們知道，當時蘇聯前綫的狀況，還是非常緊急的。在那種緊急的狀況之下，爲什麼要發表這樣尖銳的自我批評的文藝作品呢？我們看一看斯大林在那年的五一命令，就可以明白。那時，德寇雖然還在前進，可是它的力量已經削弱了，蘇聯的力量已經更強大了，蘇聯的國際關係已更鞏固和發展了，紅軍已組織得更好而且實力已經更雄厚了。

那時，紅軍由防禦轉向進攻的客觀條件已經完全具備，『只缺乏一樣東西，即充分使用我們祖國供給紅軍的頭等裝備來對付敵人的能力』（斯大林一九四二年五一命令）。使用頭等軍備的能力，這是當時紅軍勝敗的關鍵問題。紅軍中有大大小小的戈爾洛夫們，他們有功勞，有忠心，有勇敢，但是沒有使用頭等軍備的體力；他們可以力求進步，學到這種能力，但是他們擺老資格，不學習；他們沒有能力又擺老資格，就勢必至於與一些「笨蟲——糊塗種，拍馬屁的，會鑽營的，卑鄙的傢伙」結成一氣，來打擊與排擠有體力的人，像歐格涅夫與科羅斯那樣的人。這批戈爾洛夫們，不管他怎樣有功勞，怎樣忠心，怎樣勇敢，到了這個時候，變成了紅軍掌握頭等軍備的障礙，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很大的危險。只有把他們教育過來，如果教育不過來就撤換了去，戰爭才能勝利。前綫的發表顯然是爲了這個教育的目的。它以直接的尖銳的批評來指導實際，它成爲轉振戰局的因素之一，因而它的價值無可比擬。大家知道，就在那年冬季，蘇聯紅軍從斯大林格勒開始了戰略反攻。

我們把前綫全部發表，不只因爲這是蘇聯愛國戰爭中的最傑出的作品之一，而且因爲它對於今天的我們也有很大的意義。爲了在目前這個情況下使我們的工作能有更進一步

步的改進，我們實在有從這個劇本裡學到一點東西的必要。

我們現在所處的情況，是怎樣的情況呢？拿陝甘寧邊區來說，是全黨超過了整風以後的情況；是生產運動大發展，我們脫離了受凍挨餓的危險而變成豐衣足食，我們由幾乎沒有家務而變成已經有了相當家務的情況；在前方，則是殘酷戰爭的情況，是一面作戰，一面又要生產的情況；不論前方和後方，都是抗戰的反攻階段將要到來的情況。在這些情況之下，我們主要缺乏的是什麼東西？我們主要缺乏的，不是別的什麼，而是能力，在已經到來的新情況下和在將要到來的新情況（反攻階段）下勝任愉快地運用新條件來工作的能力。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一定要從前讀這個劇本裡好好學些東西。我們早點警惕一些，早點學會一些，我們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少犯很多錯誤。

比如以生產來說。我們開始生產的時候，是肚裡帶着飢餓來生產的，我們那時幾乎沒有什麼家務，也沒有什麼經驗。在那種情形之下進行生產，目的只在求得有得吃有得穿，就不可避免地要靠熱情與氣力辦事，而生產知識，管理方法，經營方法，以及金融貿易等，就勢必放在次要位置。在這種情形下，就不可避免的要發生一些今天看來是顯然的偏向，例如，爲了開荒把樹林砍盡，布織得不耐穿，爲了數量不求質量，只願眼前

不顧將來，只顧自己不顧別人，甚至爲了賺錢破壞法令，爲了生產損害羣衆利益等等。但是，今天我們的情況不同了。今天我們有了生產基礎，有了相當家務，有了相當經驗，新的問題就來了，新的知識就需要了，沒有知識與熱情的結合，光靠熱情和氣力辦事，就無法把生產再向前推進，甚至於會把已有的基礎弄坍。爲了使一片土地出產得最多，並且久遠地保持高度地出產量，爲了出同樣的勞動得更多的收穫，爲了使工廠的出品經久耐用，爲了成本的節省等等，就不能滿足於光有普通農民或普通工人的生產知識，而要求提高一步，懂得技術，懂得科學，懂得怎樣投資，怎樣計劃，怎樣管理，怎樣發展金融貿易，怎樣發展文化事業等等。生產發展了，光憑熱情，光憑忠心，光憑勇敢就不够了，而知識和能力（技術和科學）就越發需要，看輕知識和看輕能力就越發危險。特別是領導工作的幹部，必須智勇兼備。生產方面如此，其他黨政軍民各種工作也莫不如此。至於將來對日寇的反攻需要許許多多新知識，更是不待言的。

時代是在急速奔流。以邊區來說，不過一二年，面目已經完全改觀。我們必須要跟上時代。所以我們必須努力學習，必須把學習的任務提得很高，必須提高文化，必須學習毛主席的思想方法，必須放開眼界，必須打開腦筋思索問題，必須『借箭』，必須

進行自我批評。其目的，就是增加我們的知識和能力，以便更好的實事求是的解決問題，改進工作，使我們進步得更快更好。

在目前的內外環境下，自我批評有放手展開的必要，因為我們的力量是更強大了，我們的隊伍是更加團結了，放手開展自我批評，就可以集思廣益，來迅速改進我們的工作。關於自我批評的好處和原則，以及批評必須是實事求是的善意的原則，整風文件上已經講了，我們不再重複。我們要說一說的，是爲了開展自我批評，要糾正兩種情形。

一種是懼怕批評自己。只許別人說自己好，不許別人指出自己的缺點；只許讚揚，不許批評；多讚揚了受之無愧，但批評了一句就面紅耳赤。這種現象很多。這是很不好的，這種精神是戈爾洛夫的精神，或者叫做阿Q精神，阿Q最恨別人說他癩痢頭。須知我們的工作，不管做得怎樣好，總是有缺點的，總還有改進的餘地的，因此，拒絕批評是沒有理由的。

一種是懼怕批評別人。當然，批評必須實事求是，必須是善意的批評，不是『野百合花』那種『批評』。『野百合花』那種『批評』，乃是惡意的污蔑，乃是離心離德，決不應該再有，而且須引以爲戒。但只要合乎實事求是和善意這兩個條件，批評就是正

確的。批評比讚揚難得多，須要更多鄭重，更多調查研究，還要講求分寸與形式，但是有價值的批評，像前綫這樣的批評，乃是很有益於工作，有益於團結的。進行這樣的批評，乃是每個革命者應有的責任，乃是高度的責任心的表現。學會讚揚好的，這是很重要的，學會批評不好的，這也同樣重要。像前綫中的新聞記者客里空那樣，倒是不好的。

正確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之開展，乃是我們力量增長的標誌。蘇聯三個大報關於前綫的論文中，有幾句很值得我們注意的話：「科楮內楚克的劇本前綫的刊行，是我國紅軍偉大力量和重要性的表徵，因為唯有相信未來、相信勝利的軍隊，才能這樣直接地辛辣地揭露自己的弱點，找出它們的原因，採取迅速肅清它們的方法。這種自我批評是一個認真而有力的政黨的標誌。害怕承認缺點，不願改正缺點，害怕自我批評，這都是懦弱和對自己的事業的正義性缺乏信心的標誌」。

我們要從前綫裡學習到，會緊緊的同着時代一起走，這就是說，不做超時代的夢，也不落後於時代的發展。這兩種情形的任何一種，都是對於革命事業有妨害的。在我們的隊伍裡，近幾年來會着重批評了教條主義，犯這種錯誤的同志，大多是做着超時代的

7

夢，也有一小部分做着舊時代的夢，他們脫離現實，因而給了革命事業以損害。我們會經批評了這種情形，要他們改正過來，一經改正之後，他們對於革命事業是會有貢獻的。前綫中的戈爾洛夫，則是另外一種人，落後於時代的人，也是脫離現實的人。他有功勞，有忠心，有勇敢，這都是很寶貴的品質，如果再加以力求進步，努力學習，那末他是不可限量的。但是，只要他自己滿足，不求進步，那末，這些好東西就立即反轉過來成爲負擔，成爲包袱，成爲絆腳石，就不能不同樣對革命有害，就不能不被時代所淘汰。前綫把這種人批評得淋漓盡致。我們所處的環境，是長期農村分割的游擊戰爭環境，在這種客觀環境中，容易產生戈爾洛夫這樣的人。但只要有了主觀上的警惕，主觀上的努力，我們是可以減少這種現象到最低限度的。前綫這個劇本，對於我們的很大意義，就在於它將幫助我們，教育出很多才德兼備、智勇雙全的幹部，和提高人民與軍隊的文化水平，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實現抗戰建國的勝利。

斯大林文藝獎金獲獎劇本科爾內楚克的

的『前線』

——本文曾於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同一天內發表於真理報、消息報和少共真理報上——

亞力山大·科爾內楚克的新作品的力量，它所以能在讀者羣中獲得成功的泉源，是在於藝術形象的真實和生動，在於勇敢和正確的描寫。在這劇本中提出了每一個蘇維埃愛國者所關心的許多問題——就是關於紅軍的成功和失敗的問題。

在劇本中的老布爾塞維克，有才幹的工程師米朗說：『人民歡喜和要求內行的和聰明的領導者』。這就是劇本的內容。在這些簡明的，然而非常富於表現力的，和意義深重的圖面中展示了在戰爭中的人民，展示了內行的和聰明的領導者，不內行和不聰明的領導者。戰爭考驗了所有的人。誰經不起這種嚴酷的考驗，誰就被剔除出去。現實的教

訓就是這樣子。任何東西，無論個人的勇敢也好，無論舊時的功勳也好，在蘇維埃國家都不能夠拯救不內行和不聰明的領導者。

戲劇的葛藤發生在前綫，在前綫總指揮辦公室裡。爲了更強調鬥爭的全部意義，作者在劇本裡使一個家庭中的各個分子相衝突。親兄弟米朗和親兒子謝爾潔伊揭破前綫總指揮伊凡。戈爾洛夫的無知，落後，拘泥。伊凡和米朗兩兄弟年齡相差不多，他們都是內戰的參加者，但是伊凡是蘇維埃生活中舊的化身，米朗則是新的化身。兒子不跟父親走而跟叔父走。他不怕同親愛的父親決裂，他公開的議論他：「老頭子，我的父親，是個沒有遠見的，狹隘的人……唉，難過，非常難過」。

正像所有的蘇維埃愛國作家一樣，亞力山大。科爾內楚克不怕公然地說出那個妨礙我們勝利，說出我們有些指揮官在軍事戰鬥方面領導的缺點的痛苦真理。這個劇本針對着這些指揮官而作爲，予以辛辣而嚴酷的批判，科爾內楚克勇敢並且堅定地指出一些阻礙我們的英雄——毀滅德國人的紅軍的陰暗方面。他不僅揭露出前綫指揮的無知，並且表現出這些狹隘和無知、迂滯、頑固、不願意追隨着前進的軍事科學的發展，是隱藏在這位大將軍的傲慢和虛偽的自尊自大下面的。

只有對於自己事業的正義性和對於勝利都沒有信心的軟弱軍隊才不敢在戰時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並且講求改正這樣錯誤。」正在行進中的馬不換韉套——在這個俗話底下掩護着那些害怕克服缺點和改正錯誤的人們。然而相信自己的力量，抱定主意向勝利的途中邁進的強大紅軍是不怕公然地指出自己的錯誤的，是不畏懼爲着改正錯誤而需要的巨大的工作的。蘇聯人民之所以不怕面對真理，這是因爲他們堅決相信紅軍的力量，他們知道在紅軍中起決定作用的不是像伊凡·戈爾洛夫型的落後的人們，而是像歐格涅夫一樣的新人物。公開的批評紅軍的缺點，我們是以全力在進行着的。這些缺點的肅清能使紅軍更堅強、更富有戰鬥力。

在科爾內楚克的劇本中所展示的就是這樣，其藝術的意義也在於此。

戰爭不是研究院，戰爭不是學校，在戰爭的時候就是打仗，不要學習。伊凡·戈爾洛夫以一個老戰士的剛愎自用所說的許多格言的思想，就是這樣的。然而在實際上戰爭是一個軍事科學的高級學校，戰爭是知識的考驗。戈爾洛夫經受不了這種考驗，他垮台了。因爲他不願意承認現代軍事科學的力量。

然而，戈爾洛夫糟糕的地方不僅在戰爭中沒有學習，他在戰前也是不願意學習。在他的自述中，他以「什麼大學也沒有進過」，沒有住過研究院，他不是「理論家，而是「一匹老戰馬」，來描繪自己。他到過德國。可是他在德國參謀部所準備的現代戰爭的機械裡面看見了新的事物嗎？沒有。他說：「我不喜歡德國。太枯燥。而在法國可住的不壞。」戈爾洛夫在這次戰爭以前就是這樣生活的，沒有學會用新的方法，現代化地打仗。

伊凡·戈爾洛夫本人倒是勇敢的。戈爾洛夫有過光榮的歷史。他是一個天賦很高的人。他在內戰中很有功勳。戈爾洛夫本來可以成爲一個第一流的戰略家的，軍官和士兵們都愛戴他。繼承着父親的勇敢的兒子也愛他。他有仍未失去價值的多年積累起來的經驗。祖國多麼需要這種人呀！他們能夠作出多麼多的事情呀！前途仍然是遠大的。戈爾洛夫還沒有老，雖然人們稱他爲「老頭子」。蓋達爾說得對，老的戰略家比年輕的更能成爲現代戰爭的能手，——可是附帶有一個條件，就是他們願意學習戰爭的經驗。

然而戈爾洛夫並沒有這個意願，內戰的經驗（在內戰時，機械、飛機、坦克、自動步槍還起次要的作用），使他得出錯誤的結論，對機械估計得不够，因此也就是對軍事科學估計得不够。他的戰略仍根據原始的襲擊。他的格言是：「戰勝任何敵人，不是靠

無線電通信聯絡，而是憑英勇、果敢」。『戰爭就是冒險，而不是算術』。

戈爾洛夫對軍事的文化是忽視的。『在我這裡有紙上談兵的書本子戰略家，老是空談什麼「軍事的文化」……』。他輕視地論到他的幾個指揮官說道。戈爾洛夫在口頭上不住地這樣說着，當作自己無知的辯護，他的幾乎等於罪惡的錯誤是在於他把勇敢和剛毅同軍事文化和科學對立起來。在現代的戰爭中它們是應當互相配合起來的。只有它們的結合才能發生力量。凡是在它們之間發生衝突的地方，也就是軍事的弱點和失敗不可避免的。避免的地方。

『勇敢和剛毅，這僅是英雄主義的一方面，——斯大林同志於一九三六年說道——同樣重要的另一面，這是技能。人們說，勇敢能奪取一個城池。但是這僅僅當勇敢、剛毅、準備冒險，同卓越的知識配合起來時才有可能』。

伊凡。戈爾洛夫粗魯，他的老戰士的態度，使他周圍的阿諛者稱他的戰術為『蘇沃羅夫一派的』。再沒有比這更錯誤的了，蘇沃羅夫非常重視軍事的教育，並且他自己是當代最有教養的將軍之一。他把襲擊的要求同嚴格地計算那些決定勝利條件的『目測』要求相聯系起來。蘇沃羅夫有句名言：『不是用數量來打仗，而是用技能』。

戈爾洛夫不知道，不了解，並且不願意了解機械在現代戰爭中的意義。機械把許多新的方法帶進戰爭裡來了。戈爾洛夫不去把握這些方法。因此最豐富同機械在他手裡沒有能夠發生應有的效果，它如果是在那些會照現代化地去打仗的人們手中，會發生這種應有的效果的。

糟糕的是戈爾洛夫的軍事落後性散佈在他的周圍。他的最親近的助手都是一些同樣的不學無術的人。

戈爾洛夫在指揮官幹部中不能夠教育出對軍事文化的尊重，教育出在事實上、在戰爭的經驗中學習的意願和技能。如果科爾內楚克把前綫總指揮的形象選來做藝術孤立的對象，那不過因為在這崗位上能夠最清楚、最明顯地看見落後的危險，和忽視軍事科學以及對軍事文化的危險。在實際上戈爾洛夫是許多小的戈爾洛夫，如中級的和下級的指揮官的集體的形象。所有的人，士兵和前綫總指揮，同樣地都需要學習並且把握軍事科學。

同戈爾洛夫最接近的人，他的辦公室裡頭的上層分子都是一些同他一樣無知的人

們。作者在這裡應用了某種程度的藝術誇張手法。赫利朋，客里空，梯希，烏季危節內伊等人物的描寫強調了他的誇張的目的。這是戲劇上的諷刺的構思所允許的。科爾內楚克不想照原樣地把某個一定的司令部攝影下來。他描繪出一般的特點。像畸形的赫利朋，或者客里空，也許在現實上沒有這樣的人，但是赫利朋和客里空的特點可能在不同地方找到，可能在不同的人們中間碰見。這些特點並不罕見。

這個集團聚集在戈爾洛夫周圍不是偶然的。所有這些典型都躲藏在戈爾洛夫的無知之下，在這裡他們是得其所哉的。按着一般的法則他們比戈爾洛夫是更壞的，戈爾洛夫至少不是一個利己者，不是懦夫，不是說謊大家。他們所有的落後性都匯集一塊了。他們（不論老和幼）都不願意學習。因此他們都是睜着眼的瞎子。總指揮的參謀長布拉戈恩拉沃夫是一個做官的。烏季危節內伊照着舊的方法做情報工作。因此在實際上等於沒有情報，而是一堆謊言。戰地記者客里空是一個大胆的謊言家和阿諛者，不願意看見祖國戰爭中的真正的英雄們的生活。無怪他自己說自己道：「假如我只寫我所見了的，那我就不敢每天寫文章了」。

所有這些激起作者和讀者義憤的人們都鑽到戈爾洛夫的辦公室裡來了。他自己也知

這些人的價值，然而被阿諛慣壞了的他，是需要誇獎的。他受不了自我批判。他把任何的批評都看作是個人的污辱，是對自己權威的損害。有些指揮官喜歡他的粗魯。他對軍事文化的譏笑是適合某一些人的口味的。戈爾洛夫在前總指揮這一崗位上的危險性是在於他自己不學習而且妨礙別人學習現代化地打仗。

正因為這個緣故，使戈爾洛夫同實際上領導紅軍的幹部以及他的下級幹部相衝突，戈爾洛夫脫離現實，以致成爲紅軍的尾巴。戈爾洛夫對現代軍事科學的落後表現在各方面，首先表現在他的作戰的計劃上面。按照歐格涅夫的話，這個計劃是沒有意義的。前方沒有按照前總指揮的計劃作戰，而是按照得到莫斯科總部批准的軍長的計劃作戰。複雜的和危險的情況決定了戈爾洛夫的悲劇。他被革職了。「看你們沒有我將怎麼去打仗吧」。——戈爾洛夫離別時這樣說。少了戈爾洛夫仗要打得更好一點，這是明白的事。所有戈爾洛夫的親信都跟着他下台了，同歐格涅夫一塊進來了一批被戰爭本身提拔出來的，在戰爭中考驗過的，學習照着新的方法打仗的新的人物。

本劇的第一景描寫戈爾洛夫的辦公室。他自己在這一景中佔着重要的地位。造成一

個印象，好像戈爾洛夫是全劇的中心的人物。也許有胆小的讀者要發生疑問：這一景是正確的嗎？色彩是不是太濃厚了呢？在戰爭的期間這樣展示高級指揮部是應當的嗎？

在第一景之後的其他各景，劇中的一切標準都改換了。戈爾洛夫退到第二位。他變得不再重要了。其他的人（歐格涅夫，米朗，軍政治部主任阿爾利克，少將科羅斯，戈爾洛夫。謝爾潔伊以及他的炮兵英雄）露出頭角來了。他們變成劇本中真正的中心人物。代表蘇維埃人民和紅軍的是他們，而不是戈爾洛夫。他們是象徵紅軍的今天，而戈爾洛夫則象徵紅軍的昨天。

歐格涅夫是一個鄉村教員的兒子。在內戰期間，照戈爾洛夫的話來說，「他還在桌子底下爬哩」。但是他當一個紅軍並不比戈爾洛夫來得壞。他在他的整個的青春期間學習着軍事科學，他是緊密地同紅軍相聯系着生長大的。內戰的傳統他是珍貴的，但是這些傳統對於他不是妨礙學習新事物的教條。他在戰爭中繼續學習，注意地並且批判地觀察敵人，不把敵人的力量估計得太高，讓別人也跟敵人去學習。當他的參謀長誇獎德國人的狡猾時，歐格涅夫指摘道：「他們什麼詭計也沒有想出來，相反，他們不會利用我們的優處，太不會了！」

歐格涅夫很年輕。「開始打仗的時候是個上校。三個月之後升為少將，而現在當軍長了」。在本劇的最後一場他被任為總指揮。這是在祖國戰爭中提拔才幹的青年的典型圖畫。歐格涅夫著慌起來，聲稱說他實在太年輕，不能夠統率前線。蓋達爾用斯大林的話來反駁他道：「斯大林說：應該更大胆些提拔年青的、有才能的將領們到領導的職位上去，和老年將領們在一列，要提拔那些能夠進行現代戰爭的而不是照着老一套的，能夠在現代戰爭的經驗裡學習的，能夠長成和向前進步的」。

歐格涅夫是這樣的人；老少將科羅斯，戈爾洛夫內戰時候的同事，也是這樣的人；軍政治部主任阿爾利克是這樣的人；有才幹的謝爾潔伊。戈爾洛夫，一個勇敢的陣亡者，是這樣的人；卓越的士兵們，亞斯塔平科，果美樓里，巴史雷可夫，沙雅美托夫，這些忠實的蘇維埃的愛國者，謝爾潔伊的光榮「聖徒們」，是這樣的人們。我們的軍隊就是由這些人組成的。

歐格涅夫有他自己的周圍的人。警衛中尉謝爾潔伊。戈爾洛夫的部隊對自己的長官寄予無限的忠實，他們愛戴他，信任他，因為他們知道他是一個內行的、勇敢的、聰明的領導者。謝爾潔伊對歐格涅夫少將寄予無限的忠實，信任他，把他看得比自己的親父

親高得多，因為他知道他是一個內行的、勇敢的、聰明的領導者。紅軍就是用這種信任團結起來的。戈爾洛夫的罷免一點也不是偶然的。首先反對他的是他的家族——親弟弟和親兒子。

紅軍產生了這種不願意學習，因此也不會現代化地打仗的指揮官。紅軍變得更堅強了，因為它不隱蔽自己的缺點，大胆地揭露它們，並且消滅它們。

這些由米朗、謝爾潔伊、歐格涅夫、科羅斯等人的口裡所說出的批評的、慷慨的話，不是作者幻想出來的。這些話是由紅軍裡而聽來的。他用藝術的形式把它重複一遍。也許有人不了解科爾內楚克的劇本而感到氣憤。像赫利朋和梯希這種人當然覺得如此辛辣的批評我們的缺點是『危險的』。他們總是擔心着『可不要發生什麼事情』。客里空之流當然不了解爲什麼出版科爾內楚克的劇本。有些人喊叫着說像客里空這種人現在是不存在的。但是這些常常喊叫的人就有點像客里空。現實的生活不客氣地把那些不願意批判地檢討自己的事業的，不願意學習現代戰爭的經驗的人們淘汰掉。

科爾內楚克的劇本恰當其時地問世了。『真理高於一切』。——在這劇本中的老少將說。真理是在於我們有一切的條件，有戰勝敵人、保衛我們祖國、消滅吃人的法西斯

19

的一切必要的東西。祖國給予了紅軍第一等的機械，爲了勝利它不珍惜任何東西。我們缺少的是什麼呢？「我們僅缺少一樣——就是缺少把我們祖國所給予紅軍反對敵人的那個第一等的機械充分地利用起來的技能」（斯大林語）。全體紅軍，從高級指揮官到士兵的任務是研究自己的武器，成爲一個自己事業的專家，指揮官的武器是率領軍隊，各兵種的協同動作，因此指揮官應當研究現代戰爭的方法，學習現代化地打仗。那兒沒有堅決的意願去學習，那兒事情就會亂七八糟，因此那兒就會出岔子。

科爾內楚克的劇本號召同驕傲、自鳴得意、頑固、誇耀和阿諛作不調和的鬥爭。劇本使每一個工作人員反省，對自己的缺點抱着批判的態度，不屈不撓地完成自己的事業。

在祖國戰爭的炮火中鍛鍊着新的戰士，新的指揮官。紅軍愈來愈堅強了，它積累着現代戰爭的寶貴的經驗。跟着軍事文化的成長，對於戈爾洛夫型的軍事活動者的批判態度也在成長着。紅軍是有足夠的力量來剷除那些在它的軍事技能成長的路途上所發生的障礙的。科爾內楚克的劇本前邊的刊行是我國紅軍偉大的力量和重要性的表徵，因爲唯有相信未來、相信勝利的軍隊，才能這樣直接地辛辣地揭露自己的缺點，找出它們的原因，採取迅速肅清它們的方法。這種自我批評是一個認真而有力的政黨的標誌。害怕承

認缺點，不願意改正缺點，害怕自我批判，這都是懦弱和對於自己的事業的正義性缺乏信心的標誌。

科爾內楚克的劇本充滿了力量和信心。在這劇本中預示着前進人民的勝利。勝利一定是屬於高尚的謝爾潔伊的英雄『聖徒們』的，屬於有才幹的歐格涅夫的，屬於像米朗一樣的蘇維埃工業的工作者的，屬於紅軍的，屬於蘇維埃人民的。

前
線

(三幕五景)

科爾內楚克作

亞力山大·科爾內楚克 (Aleksandr Kornelichuk) —— 著
名的烏克蘭劇作家，烏克蘭科學院會員，曾任全蘇聯人民外交
副委員長及蘇維埃烏克蘭共和國外交委員長，現任烏克蘭人民
委員會藝術委員會主席。

登場人物

戈爾洛夫——××前綫總指揮。

蓋達爾——軍分會委員。

布拉戈恩拉沃夫——前綫總指揮部參謀長。

歐格涅夫——軍長。

科羅斯——騎兵集團司令。

阿爾利克——軍政治部主任。

烏季危節內伊⊙——前綫總指揮部情報處長。

戈爾洛夫·米朗——飛機工廠經理。

戈爾洛夫·謝爾潔伊——警衛中尉。

斯維秩卡——警衛上校。

客里空③——特派記者。

梯希——前綫報編輯。

亞斯塔平科——警衛上士。

果美樓里——警衛下士。

巴史雷可夫——警衛中士。

沙雅美托夫——警衛下士。

瑪露霞——女護士。

蘇利朋——前綫通信聯絡處主任。

麥斯特內伊③——市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主席。

別程卡——戰士。

格魯斯特內伊④——演員。

指揮員們，總指揮部工作人員們，戰士們，客人們。

㊦ 原文意爲「怪人」或「可驚奇的」。

㊧ 原文意：「喜歡亂噁的人」。

㊨ 原文意：「本地人」。

㊩ 原文意：「憂愁的人」。

——這些人的名姓在原文裡都有變關意義：姓如其人，亦可能有這樣的姓，但譯成中文頗爲困難，故仍拼音。

第一幕

第一景

××前綫總指揮辦公室。壁上有地圖。總指揮戈爾洛夫（下簡稱戈）在地圖旁邊。副官（下簡稱副）上。

副：總指揮同志，前綫報編輯，團政治委員①梯希，和特派軍事記者，營政治委員②客里空同志請求您接見五分鐘。

戈：讓他們進來。（拉繩，將布幕蓋好地圖。靠桌坐下，開始寫字。記者客里空和編輯梯希上。客里空腰間佩着非常大的駁壳槍，胸前掛着「來卡」照像機）。請坐，我馬上就……（擱筆）。噢③，拿筆桿子的，有什麼事？（笑。梯希（下簡稱梯）和客里空（下簡稱客）起立）。

客：我很榮幸，代表京城報紙編輯部向您，前綫總指揮同志，您，勇敢的將領，致熱

烈的慶祝。我今天接到電話，您得勳章的命令已經登載在我們報紙的。他們指定我寫一篇關於您的文章，我非常高興地寫了三百行的稿子。麼差錯，請告訴我，您是那一年獲得第一個勳章的？

戈：在一九二〇年。

客：（記下）。對。第二個呢？

戈：第二個——在一九二一年。

客：真了不起。第三個呢？

戈：在紅軍二十週年紀念日。

客：好極了。（寫）。第四個呢？

戈：第四個——那就是今天。

◎ 係軍職或官銜，主要工作仍係編輯和記者。

◎ 「收」(Ni)——俄國人口頭語，有「喂」、「呀」、「怎麼」、「難道」。

「得了吧」、「真的麼」……一些語意。

客：哦，是的。請原諒，請原諒，請您允許我照一個像給京城的報紙。

戈（微笑）：也許用不着吧？

客：不，不。全國人民都應該知道自己傑出的將領們。一分鐘。（對準照像機鏡頭）
這樣。不要動。有了。再照一次。側面。有了。謝謝。請原諒，總指揮同志，電報室今天拒絕拍發我的稿子。我一共只兩篇文章——一篇是寫戰士英雄們的，另一篇是寫您的。特別請您幫忙。

戈：誰欺負你了？

客：政治委員。說——太長了，要縮短些。但是這樣的材料，難道是可以緊縮的麼？
戈：寫我的那倒請便，縮短些也可以的。至於寫戰士們的——那就不行。

客：怎麼也不能縮短。那會牽動文章的整個結構的。這是文章的佈局和體裁……的問
題。

戈：嗷。好吧，好吧。你們拿筆桿子的就會講究什麼結構啦，風格啦，還有，你們說的，什麼文體？真是一本糊塗賬。我們當兵的，頭腦簡單。和我們說話要直捷了當，一是一，二是二。你就說：總指揮同志，幫幫忙呀，而我們只要力量做得到，

一定幫助的。（按電鈴，副官上）。接赫利朋的電話。

副：赫利朋少將在這裡。他剛來的。

戈：叫他來。

副：是。（下）。

戈：我喜歡你們這一行的人，尊敬你們，只是，你們寫的少，工作完成的也少。你何不多到火綫上去走走。那兒這樣的材料可……

客：假如能在火綫上生活，那我高興極了。但是，我是這一整個前綫的特派記者，應該留在總指揮部，便於做全面的報導。但是請放心，我在這裡得到材料，就把它整理出來。我已經發表過一百〇五篇描寫英雄的文章。對於我，重要的是事實，其餘一切我會創造的。

戈：這很好。應該多寫一些。（通信聯絡處主任赫利朋少將（下簡稱赫）上）。

赫：報告，總指揮同志。

戈：請坐。你爲什麼要欺負新聞記者？

赫：記者同志並沒有來找過我呀。

客：我找過政治委員同志的？

戈：去糾正一下他的腦筋，叫他不要給我欺負報棍子^①。這事情是需要的。人民應該知道，我們是怎樣打仗的，我們有多少英雄呀。就爲了歷史也需要呀。是嘛，五十年後，人民翻開報紙看看，那裡面就像鏡子一樣，看得出來，我們是怎樣打過仗來的。這是件大事情。

赫：是，總指揮同志。（向客里空）：過點把鐘到我那裡去一趟。
客：謝謝。

戈：假如翻開我們的前線報，那裡面就很少看得到什麼。編輯同志，工作做得不好呵。

梯：很抱歉，總指揮同志。請允許我向您領教，請您指示。我們好遵命，努力改正……

赫：是呀，今天就幾乎整個一版都是廢話。

① 俄國人常稱或自己戲稱作報紙的工作人爲「報棍子」，帶小視意。

梯：……是關於通信聯絡的那篇東西嗎？

赫：……那裡是什麼通信聯絡。你們簡直是胡說八道。我已經報告了總指揮，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見。

梯：……總指揮同志，這是我們記者和歐格涅夫軍長的談話呀。

戈（笑）：……你以為，在軍長腦袋裡就不會有糊塗的東西嗎？糾正過他們的腦筋多少次了，尤其是歐格涅夫。他是歡喜在天上的雲彩裡過活的，而我們呢——是住在地面上。有多大的本錢，就做多大的買賣。

梯：……很抱歉，但是在這件事上我認為……

戈：……你認為什麼？你在軍事上，二乘二等於什麼都不知道。就已經——我認為……這是什麼亂彈琴？（拿起報紙，看）……

赫：……這裡（指着），就說這個地方吧……

戈（唸）：『他們應當知道，但是不願意了解，今天沒有真正的無線電聯絡，就不能指揮作戰。這不是內戰』。胡說。他懂得什麼國內戰爭？我們打敗十四個國家的時候，他還在桌子底下爬哩。戰勝任何敵人，不是靠無線電通信聯絡，而是憑英勇，

果敢。現在他却哭起來了。不能指揮作戰。好吧，我們來教訓教訓他。

客：…… 哎呀呀……

赫：…… 這一段，您只想一想看。（唸）：『僅只是由於我們個別的指揮官和首長們的落後和糊塗，妨礙着把無線電聯絡提到應有的高度。而提高它的一切條件都是具備着的』。

客：…… 哎呀呀…… 這簡直是批評總指揮。

赫：…… 這還不算什麼。看這裡。（唸）：『無線電聯絡以及一般的通信聯絡，德國人是搞得很好的，我們應該向敵人學習並且趕過他們』。你們懂得，這是什麼意思嗎？任何一個戰士和指揮官讀了之後，對於我們的聯絡工作會說什麼？這能提高他們的士氣嗎？爲什麼我們要宣傳法西斯黨的通信聯絡，誰需要這樣做？

戈：…… 呸，老責備編輯，是沒有用處的。這種材料，他也搞不清楚；歐格涅夫今天會來的。我們問問他。（向梯希）：我警告你，假如你要伸出鼻子來管閒事，而不好好地每天每天描寫戰士英雄們，我們的勇士豪傑們，——那會沒有好結果的。

梯：…… 對不住，總指揮同志。以後我們一定遵命，努力改正……

戈：你們沒有事了。

（梯希和客里空下。但當梯希出門之後，客里空又轉身回來。）

客：對不起，總指揮同志。我作為中央報紙的代表，應當寫一篇批評你們前綫報的文章。的確，前綫報沒有像你所公平地批評和指示的那樣，充份地表揚普通戰士英雄們。

戈：那有什麼，批評吧！糾正我們編輯的腦筋。這只會有好處的。

客：是。請問我可以走了吧？

戈：去吧。

（客里空下。）

赫：總而言之，他是驕傲起來了。

戈：誰？

赫：歐格涅夫。儼然是個大元帥。

戈：這全是因為年輕啊。開始打仗的時候是個上校。三個月之後升為少將，而現在當軍長了。怎麼不衝昏頭腦呢。但是能力有限。嗚，已經開始耍花頭了，動起筆、寫起文章來了，給自己辯護着。

赫： 耍花頭，耍花頭。

戈： 很明顯。假如他把事情辦的好些，就不會去寫文章了。當兵的人不是寫文章的，而是打仗的。只要你把事情做好，動筆的人什麼地方都找得到。有過的事情，沒有過的情事，他們都會寫的。（笑）。

赫： 真理，真理。伊凡。伊凡諾維奇，你真是蘇沃羅夫一派的。

戈： 拿來，你手裡是什麼？（赫利朋將一張紙交給他，戈爾洛夫讀着，寫着）。同騎兵集團的聯絡建立好了嗎？

赫： 還沒有呢，總指揮同志。

戈： 爲什麼？

赫： 採取了一切辦法，我想，在一兩天之內，同彼特洛夫就可以取得聯絡的。

戈： 看把，小心你的腦袋。

赫： 一切都會搞好的。還有什麼吩咐嗎？

戈： 嗯。一點鐘之後來我這裡一塊兒吃晚飯。我今天這日子倒很像是過節哩。

赫： 謝謝，總指揮同志。允許我帶點慶祝的禮物來嗎？

戈： 你有什麼東西？

赫： 留下的半打陳年白蘭地。

戈： 噢，帶來吧。

赫： 是。（下）。

（戈爾洛夫按電鈴，副官上）。

戈： 歐格涅夫來了麼？

副： 沒有，還沒有到。

戈： 科羅斯呢？

副： 也沒有。外面飄大雪，刮大風哩。

戈： 蓋達爾在家嗎？

副： 軍分會委員正在和政治部主任談話。你的兄弟米朗。伊凡諾維奇。戈爾洛夫來了。

戈： 米朗？不會的吧。讓他進來。快。（站起來，去迎接。米朗（下簡稱米）進來）

米朗，從那兒來的？

米： 從天上來的。（擁抱，接吻）。噢，你怎麼樣？

戈：打着仗呀。

米：跟過去一樣。身體健康嗎？

戈：這個我倒還不差。

米：一點也沒有變，連頭髮也沒有白，可是我已經十二年沒見過你了。好，好。

戈：當兵的人，年歲是沒有關係的，只有刺刀，子彈，炸彈片才能改變樣子。你爲什

麼這樣衰頹了？論年紀你小我七歲，可是已經頭髮都白了，你怎麼搞的？

米：一切都是由於戰爭呵。我們，搞生產的，真困難。在蘇芬戰爭裡頭髮就變成花白的了，而在這次——完全白了。

戈：少着急些。學我們的樣。

米：不成呵。可以抽烟嗎？

戈：問什麼，抽吧。你高興怎樣就怎樣。我這裡一切都隨便，知識份子的那一套我受不了。一切按當兵的規矩辦。抽烟，喝酒，罵娘；但是，事情要辦好。

米：還好，只要事情能辦好。

戈：爲什麼不寫信？米朗。驕傲起來了嗎？

米：不是，你說的那裡話。我在研究院畢業的時候，記得，常給你寫信的，還問你要過錢。但是你只寄過一次來，再沒有回過信了。

戈：嗚？沒有收到，沒有收到。

米：之後，我就被派到美國去了。

戈：到過美國？

米：兩年。

戈：這很好，嗚，美國怎麼樣？很腐敗吧？（笑）。

米：派我到福特公司去的。我在鑄鐵間工作過。又管過轉運機，一共兩年，到處都是當普通工人。

戈：哦，我却以為只是那麼樣，參觀參觀罷了。我們也曾經被派到德國和法國去過。我不喜歡德國，太枯燥。而在法國可住的不壞。呵，什麼東西沒見過。可惜，很快就調回國來了。那一次的旅行真美。回憶起來，真痛快。

米：可是我一回想起福特公司的轉運機，現在還渾身出冷汗哩。

戈：爲什麼？

米：起初是因難的，急的發神經病了，害怕比別人落後，會被趕出廠來。放工之後勉強把兩條腿從工作間搬了出來。吃也不想吃，喝也不想喝——死人一樣的躺下去了。

戈：娃麗亞怎樣？有孩子嗎？

米：沒有。娃麗亞在我廠裡作設計員。我們這樣的生活着，我早上回家，她正在睡覺。當我醒來的時候，她已經在廠裡作工了。三年來我們吵架、親嘴都在電話裡。怎麼她還不用掉我，我簡直覺得奇怪。（笑）。

戈：不會甩掉你的。你雖然老了一點，但是還很漂亮，而女人總是愛美男子的。

米：唉，你說的那裡話。由於常常夜裡不能睡覺，我現在的尊容就像個睡過的枕頭，皮皺皺的了。

戈：你應該有個兒子。我的謝柳日喀①已經在打仗了。

米：噢？很想看看他。

戈：會來的。我叫他來住一宿。他離此地不遠。你一直是在搞汽車嗎？

① 謝柳日喀，或謝柳日，或謝柳沙——謝爾潔伊親暎的稱呼。

米：早扔下了。現在搞飛機。整個大企業的經理。

戈：這樣說來，應該罵你。飛機把我們害的好苦呀。你們造得太少……太少……

米：知道。正在努力。你們很快就會收到新的禮物了。我們兩個月來，日夜不停，拚命的幹，好像發了熱病似的，但總算成功了。飛機的速度這樣大，會使戈林氣破肚子的。

戈：你們少搞些什麼速度吧。主要的是要造得多。瞧，人家德國人有多少飛機……

米：你不要唱這個老調了，我們知道它，聽厭了你們的這一套。够了。

戈：爲什麼？我不懂。

米：我們有些軍事戰略家已經嚷了好幾年：給我們更多的飛機呵！速度是次要的事情，重要的是數量。我們這些非軍人們聽了，莫明其妙，只好眨眼皮。

戈：嗚，這話對呀。

米：哼，假如我們繼續聽這些戰略家的話，那我們現在已經完了，德國人會把我們打得像小雞一樣了。

戈：你說笑話。

米：就是這些笑話，使我還沒有老就白了頭髮。我敢保證說，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飛機工業能夠改造得像我們一樣的快。但是，這是我們費了很大的力量得來的。全憑這樣的努力，我們如今有完全現代化高速度的飛機……這樣的緊張，不知道，還有誰能夠吃得消啊。

戈：可是現在不管天空，地上，數目字——畢竟是大事情。數量能戰勝一切。數量就是軍事的本質，靈魂，今天這是主要的東西。

米：可是蘇沃羅夫說，不是以數量而是以技能作戰。質量——這才是大事情。

戈：你說的好，難道我們不會打仗嗎？這個我們却綽綽有餘。蘇沃羅夫，我們知道，也會敬他。但是假如他在現在，也會要發燒的。你們，文官們，是不懂得這些的。還是來談談你的生活吧。

米：經歷過很多的事，有好的，也有壞的。今天一直由莫斯科飛來。斯大林同志叫我去。我和設計師一道給他看了新式飛機的模型。

戈：斯大林同志的氣色如何？變了樣子吧？

米：唉，怎麼給你說呢。我也沒有注意。我報告了工廠的情形。要簡單扼要。但這

是困難的。事情很多。我只顧得記住問題，注意聽他的意見，指示，至於他本人，我却沒有來得及看了。

戈：咳，你這是怎麼的。不該這樣呀。到了領袖那兒，却說不出他是什麼樣子。你

——老弟，簡直成了狹隘的事務主義者了，狹隘。這樣却不應該呀。

米：也許是。我曾經問及你。

戈：他怎麼說呢？

米：他說了，昨天你這兒落下了德國人一架驅逐機，迷失了方向。是一架新型的飛機

。螺旋槳搞彎了，其餘都好。等到送去，怕太遲了，斯大林同志勸我直接坐飛機來

這兒看看，——事情會辦得更快些。

戈：等一等。（按電鈴，副官上）。接航空部主任的電話。

副：是，航空部主任。（下）。

戈：斯大林同志怎麼知道的呢？

米：是你報告他的嘛。

戈：沒有，沒有報告過。

米：那我就知道了。

戈：還說什麼沒有？沒有罵吧？

米：罵誰？

戈：我呀。

米：沒有，關於你再沒有說什麼了。

(副官上)。

副：烏多維青柯少將接了電話。

戈(拿電話筒)：喂，你怎麼搞的，呵？昨天落下的飛機，為什麼不告訴我？……德

國人在驅逐機上……什麼時候？不記得。胡說。打電話來過？沒有的事……好，得
 啦吧。誰報告莫斯科的？呵哈，莫斯科來得及報告，而總指揮就……這就是報告得
 不好。你老弟少說一點吧。像射機關槍似的一大串，什麼也聽不清楚。以後再有這
 樣的事，不要用電話報告，請你親自到我這兒來作報告。嗯……

米：飛機在那裡？

戈（向電話筒）：飛機在那裡呢？是的。喂，等一等。（向米朗）：離這兒四十公里。
米：我現在就坐汽車去。

戈：上那兒？現在是夜裡，在雪裡而走，要明天早上才能到。

米：沒有關係。

戈（對電話）：喂，明天早上準八點鐘，把飛機弄到這兒來。聽懂了嗎？

米：開照一聲，叫小心點運送，不然我們……

戈（仍向電話）：要小心些，保持完整的像原來一樣。不然，當心你的腦袋。（放下電話筒）。用不着耽心。明天清早就可以得到小鳥兒了。我這裡一切準備得像鐘錶一樣。在你們那裡就是討論，開會，而這裡呢——只有命令，就是死，也得執行。

米：聽着吧。

戈：一點也不會錯的。你今天在莫斯科看見報紙沒有？

米：沒有，沒有來得及，有什麼？

戈：今天又獎給我第四個勳章。

米：噢？慶賀你。（握手）。恭喜。到戰爭結束的時候，恐怕掛它們的地方都不够

了。(笑)。

戈：總找得到地方的。(笑)。只要有值得得到它的事情。

米：是的。這是你們將軍們的事。要麼在胸前掛勳章，要麼在臉上掛青傷。其實，你們挨耳光掛青傷的倒還少，常常是我們挨的次數多。

戈：那就是，罪有應得。

米：也許是。但是假如我是站在政府的地位，就一定多給你們安上一些青的傷斑，而且是大大的，好好的，使得大家都看得見，而少給你們掛些勳章。

戈：你得了吧，米朗，嫉妒、眼紅，不是好事。

米：一點也不眼紅，凡尼亞⊙。因為我看，會有一個大變動來的。戰鬥員們，中級軍官們，再則是指揮師的將軍們，應該給獎。但是你們，高級的——只有在戰後才給獎。要想出一種特別的勳章，一下子就蓋住整個胸脯，好叫人在一公里以外就看得見——戰略家來了，大家尊敬，大家向他行禮。

⊙ 凡尼亞——伊凡之親暱的稱呼。

戈：你這個開玩笑的專家。年輕時候是這樣，現在仍然是這樣。

（副官上）。

副：歐格涅夫少將和科羅斯少將來到了。

戈：叫他們進來。去請參謀長和軍分會委員。

副：是。（下）。

米：我上那兒去待會呢？

戈：等一等。我不會很久的。介紹你認識一下我部下的將領們，一塊去吃晚飯。或者

你太疲倦了？

米：不，不。

（歐格涅夫（下簡稱歐）和科羅斯（下簡稱科）上）。

歐：歐格涅夫少將奉命來到。

科：科羅斯少將奉命來到。

戈：你們好。這是我的兄弟，飛機工廠經理。（介紹相認識）。請坐。路上好走嗎？

科：不大好走，總指揮同志。

歐：雪堆很大。坐汽車走的少，用手推車的時候多。

戈：應該坐飛機來。

科：天氣不准許。

戈：但是我的兄弟却從莫斯科坐飛機來了。

米：從莫斯科動身，我飛行的還好。但是到了你們這一帶，我曾經想，一定要碰死的

。離這兒三十公里我就落下地來，改坐汽車來的。

戈：噢？我以為你是一直飛來的。

米：不是。

（參謀長布拉戈恩拉沃夫（下簡稱布）和軍分會委員蓋達爾（下簡稱蓋）上，將軍們起立）。

戈：我介紹介紹。我的親兄弟。奉了斯大林同志的命令來的。飛機工廠的經理。

蓋：久仰久仰。蓋達爾。

布：前綫總指揮部參謀長布拉戈恩拉沃夫。

戈：請坐。米朗·伊凡諾維奇，和我們一塊坐坐。我們不會太久的。然後請大家一塊

兒吃晚飯。參謀長說吧。

布：我想，首先請第十七軍軍長報告執行七百六十一號命令的經過，同樣也請科羅斯少將。

蓋：這很好！

戈：歐格涅夫說吧。簡短些。

歐：很短，總指揮同志。命令是執行了。但是我完全不懂得是爲了什麼。

戈：你不用這樣急躁。等一會就會明白的。

科：命令是執行了。但是，一樣應該承認，我也不懂得命令的意思。

戈：你，老頭子，不應該這樣作報告吧。執行了——就完事。其他的——等着，會告訴你的。他年青，可以原諒。你却早就應該知道，到什麼時候，長什麼蔬菜。

（笑）。對不對？

科：是，是。

歐：假如事情是關於種菜的話。

戈：沒有問你。參謀長，說吧！

布（從紙夾中取出紙來，走到地圖面前將布幕拉開）：所有我們奪取柯洛柯爾車站的全圖，直到現在，可惜，一點也沒有結果。德國人固守着車站，已經牽制我們的部隊到第二個月了。佔領柯洛柯爾車站——這就是要壓迫德國人立刻退過河去。前綫總指揮戈爾洛夫中將命令我們擬定下面的戰役計劃：在柯洛柯爾車站工事北面附近的地方，由歐格涅夫軍長留下掩護部隊守住它，他自己和屬於他的科羅斯騎兵集團突破亞力山大洛夫卡村落敵人的防綫，向沃洛尼·普洛特地帶運動。坦克兵團和陸戰自動槍隊在柯洛柯爾車站之南突破缺口，並且監視這兩條道路。德國人爲了不致完全被包圍，就不得不放棄柯洛柯爾車站，沿着唯一的一條空路移動。但是，這條路容易爲從沃洛尼·普洛特來的歐格涅夫所切斷。剩下唯一的一條退路——那裡盡是雪堆，沒有道路，就不得不丟棄所有的技術兵種退却。這時候科羅斯的騎兵集團就能有效地使用它的威力了。

戈：而主要的是嚴寒這位將軍的威力。（笑）。

布：正是。德國人的部隊一點也不會留下來的了。飛機不能幫助它，因爲這樣的大風大雪不但不會停下去，而且會更加厲害的。前綫總指揮的意志已經由我們在各項命

令裡體現出來了。

戈：現在明白了，爲什麼作了事先的準備吧？

歐：明白了。

戈：接受命令，大胆幹去吧。（交給命令。歐格涅夫與科羅斯坐到桌子的盡頭，取出自己的地圖，讀命令，在地圖上作記號）。

蓋（向總指揮）：我老實說，心裡很不安靜。假如德國人在車站上已經集合很多的坦克，那可能是這樣：他們把坦克開到歐格涅夫的後方去。

戈（打斷他）：亂彈琴！我們確實知道，在車站上他們只有五十輛坦克，停在那裡，不動。

蓋：假如從河那面開來呢……

戈：假如地震呢……（笑）。主要的是出其不意地打他一個措手不及。迷惑他和殲滅他。

蓋：迷惑敵人我們是可以的，也做過不只一次了。但是包圍和殲滅……

米：這却做到的少些。

戈：看是怎樣的指揮官。你，蓋達爾同志，不是在命令上副署了的嗎？

蓋：副署——是副署了，一切似乎都對，但是在簽字的時候我的手總是發抖，從來沒有這樣發抖過。

戈：這是因為你那文官的習氣還沒有去掉的緣故。你的手時常發抖。什麼事使得你煩惱呢？

蓋：就是柯洛柯爾這個楔子。假如突然這裡……

戈：在戰爭裡，好朋友，什麼時候也有「突然」的。應當大胆地幹。參謀長，對不對？

布：深思熟慮和大胆猛幹，——毛奇這樣說過。

歐：你說的不確切，參謀長同志。毛奇說：首先要深思熟慮，然後才大胆猛幹。首先深思熟慮就等於俗話說的，做衣服那樣：『七次量來，一次裁』。

戈：對呀。

歐：既然是對，那麼您的命令，前線總指揮同志，使我當軍長的很為難。雖然，站在個人的立場上說，我是非常高興的，因為沃洛尼·普洛特是我同故鄉。那裡有我的

父親。也許還意外地活着哩。

戈：那更好啦，把你父親救出來呀。

蓋：怎麼弄的，你父親會在那裡？

歐：秋天，當沃洛尼。普洛特被突破的時候，不提防被德國人抓去了。

戈：噢，說吧，說吧，年輕人。（笑）。他在我們這裡也要起筆桿子來了。讀過他關

於通信聯絡的文章麼？

蓋：讀過。

戈：爬到文壇上作家羣裡去了，嘿！（笑）。說吧。

歐：您時常譏笑我，但是，請相信，這我一點也不在乎，只要後來的歷史事實不會譏

笑我們。

戈：你這是指的什麼？講個清楚明白。

歐：這個命令使我回想起過去的一個命令，那時候您也笑了我的。

戈：那笑得對。那一次我們打敗了德國人，奪回了城市。

歐：城市也奪回來了，德國人也打跑了。但是，怎麼奪回來的？誰打勝了的？奪回了

，是由於戰士們的勇氣，中級和下級指揮員的英勇。勝利了，是由於戰鬥員們違反了把軍隊放在最不利的條件之下的命令。這是事實。

戈：有趣。再往下說。（寫下）。

歐：再說——那段歷史又在重複着。你說要大胆。這個命令沒有什麼大胆，連影子都沒有。因為它沒有思想，只憑「鳴啦」——「儂倖」辦事。似乎敵人在我們面前是傻瓜，在睡覺。難道可以這樣去包圍的嗎？你只是隨便的一幌，畫了一個圓圈，就命令我們：跑呀，弟兄們，從兩方面鎖攔來呀。假如你願意的話，我可以拿任何一點來證明。你想把坦克兵團派到什麼鬼地方去呵？很明顯的，只要我衝到前面去，德國人馬上就會出動坦克到我的後方來的。

戈（打斷他）：够了，歐格涅夫少將。你忘記了，你是在前綫總指揮面前，而不是在共產青年團員的大會上。我叫你來，不是爲了辯論。

歐：我早已過了共產青年團的年齡了。

① 「鳴啦」(MIRA)——紅軍向鋒時的口號聲，（冲呀！殺呀！）也是慶祝時的歡

呼聲。

戈：…… 熟了。但是看起來，並不久。不然就不會打斷總指揮的話的。

歐：…… 對不住，總指揮同志。

戈：…… 噢。你怎麼的，老傢伙？儘然鬍子幹什麼？

科（起立，激動地）：總指揮同志！親愛的伊凡。伊凡諾維奇，我同你一道經過整個國內戰爭階段，一同開始的，一同嘗過甘苦——共過歡樂，共過患難，我準備為你而死。但是真理高於一切。而真理是在歐格涅夫少將這方面。坦克兵團不應該趕到鬼都不知道的地方去，應該配給歐格涅夫的這個軍。

戈：…… 够了，戰爭就是冒險，而不是算術，是應該明白這個道理的時候了。

蓋：…… 據我看，戰爭是計算，是算術。也許我們還是聽他們說完，好嗎？

戈：…… 對於我，一切都明白。而你，假如要聽的話，叫他們到你那裡去講吧。扼要的問題有嗎？（沉默）。有沒有問題？

歐：…… 沒有了，總指揮同志，我只對參謀長有問題。

布：…… 請。

歐：…… 我們情報處的處長還是那個烏季危節內伊嗎？

布：是的，烏季危節內伊上校。

歐：請原諒，可是他每一步都撒謊。在車站上明明有二百多輛坦克呀。

戈：你說什麼？（笑）。它們從那兒來的，從月亮裡頭掉下來的嗎？

歐：昨天一個俘虜供說是三百，另一個又供說是兩百。甚至就拿平均數字來算……

戈：兩個全是撒謊的。他們撒的謊還少嗎？想嚇唬人。這是他們的方法。（按電鈴，
副官上）。叫烏季危節內伊，快！

副：是。

歐：我們三十師的偵察員聽游擊隊員說，最近十天內柯洛柯爾車站上來了五列油車。

運這許多汽油來幹什麼的？顯然，那裡不只五十輛坦克。

戈：但是，也不會是三百。

歐：有多少呢？

戈：他們那裡從什麼地方弄來這多輛坦克呢？只有傻子才會抽出全綫的坦克，集中到

一個柯洛柯爾車站來。

歐：這不僅只是車站，這是一個要塞、堡壘，是作進攻用的跳板。所以阿爾洛夫將軍

在它的附近跳了兩個月舞，什麼辦法也沒有。

戈：所以我們現在要一下子就攻下它來。你的游擊隊員撤了竈。他們常常很會撒竈，但是事情做得少。

蓋：我們的情報工作太差了。必須採取一些認真的辦法。

戈：爲什麼？我不同意這種說法。

（烏季危節內伊（下簡稱烏）上）。

烏：烏季危節內伊上校奉命來見。

戈：柯洛柯爾車站上有多少輛坦克？

烏：五十輛，總指揮同志。

戈：不會更多？

烏：也許最近五天內又多少集中了幾輛，但是，我想不會。

戈：歐洛涅夫說有三百輛。

烏：總指揮同志，從那兒來的？他們在整個戰線上，恐怕五百輛還不到。

戈：對呀！

歐：那麼，爲什麼德國人這樣拚命的把汽油運到柯洛柯爾去呢？

烏：不知道，大概是準備將來的攻勢。那裡本來就是他們的汽油庫。

歐：現在他們那邊誰在指揮？

烏：不知道。從前指揮的是這個，這個……哦，忘記了，他的姓太難記了。總之是馮

○什麼少將……以後撤換了。現在是那一個馮……我就不知道了。

歐：這一部分現在的火力如何？

烏：四個普通師，大約是全額的百分之七十的實數兵員。確實數目我說不上來。

歐：他們有滑雪兵團嗎？

烏：我想，沒有整個的團，小隊也許有。德國人就沒有準備過冬的呀。

歐：見鬼，你怎樣想的，對我沒有興趣，我注意的是德國人的真實情況。你究竟知道

不知道？請你回答。

科：冷靜點，沃洛伽。

戈：「噫什麼，這裡又不是市場。」

歐：您問他，爲什麼他撒謊，像在市場上一樣？這是什麼話？「可能」，「我想」，「也許」，「大概」。根據這樣不確實的情報，您怎麼就下命令呢？

布：你放心，我們有情報的。

歐：情報。因爲下雪，飛機五天沒有起飛偵察了。你們還有什麼情報？在這五天中間，鬼知道德國人做了多少事。軍分會委員同志，不能這樣繼續下去的，這成什麼話？（舉手摸頭上的綳帶）。呸！頭都要裂了。

蓋（立起）：總指揮同志，我應該同你談談。請你出來幾分鐘。

戈：什麼事？

蓋：到那邊去說吧。（走進另一房間，戈爾洛夫隨去）。

科：安靜點，沃洛伽，頭痛得厲害麼？

歐：噫。

烏：歐格涅夫少將！我簡直不懂得你的歌斯特里①。我以爲……

科（打斷）：喂，烏季危節內伊同志，你最好閉住嘴。不然的話，如果他現在給你一

顆子彈，那我在任何軍事法庭上都可以證明，他是應該這樣做的。

烏：我可以出去，好讓你的嬌貴的神經安靜一下。（烏下）。

米：呸，真是個寶貝。

布：不，他只是一個沒有遠見的人，能力也有限。

米：爲什麼你們留着他呢？

布：不是我任命他的。你們以爲我同他一道作事很容易嗎？只好將就。

米：那麼爲什麼呢？

布：怎麼說好呢？他一直跟總指揮一道打過仗的，內戰時期就在一塊。他是個忠實的、有功勞的老幹部。但是，能力弱一點。

（總指揮和軍分會委員同上）。

戈：這麼難吧，你的左翼二十五軍軍長阿爾洛夫進到亞力山大洛夫卡，這就保障了你的後方，你的走廊不會被關住的，可以放心。如果他們就集中了不多的坦克，這也

① 一種神經病，精神反常，暴躁，時哭時笑等病態。有譯爲「肝火病」的。

不要緊。要從工事裡頭跑到雪裡來，他們是害怕的。我預先警告你，命令一定得準確執行。即使有一點極小的偏差，我要你的腦袋。這一點要牢牢地記住。關於任何剛才的輕薄行為，這裡我記下了。往後，我是要嚴格辦理的。明白嗎？……我問你，明白嗎？

歐： 是是。總指揮同志。可以走了嗎？

戈： 去吧！

(幕下。第一景完)

第二景

前綫總指揮的住宅。台上一個人也沒有。只聽見鄰室的喧鬧聲。那裡有許多客人。人們在慶賀戈爾洛夫。米朗和蓋達爾上。米朗把酒瓶、酒杯放到桌上，倒酒。

米：來，我們只對喝一杯。

蓋：謝謝，我一點也不喝。

米：你在席上不是喝了的嗎？

蓋：我那倒的是菓子水。我早就不能喝酒了。心臟有毛病。

米：那我就只好一個人喝了。祝你健康。

（警衛炮兵中尉戈爾洛夫•謝爾潔伊（下簡稱謝）上。他手裡拿着杯子。）

謝：親愛的叔父！這不公平道，從席上拿了一瓶酒就溜了。請，請喝一杯。

米（倒酒）：謝柳日，你不如停止了吧，不然，會喝得爛醉的。

謝：不要攔阻我。我在前綫一點也不喝。發給我的一百格蘭姆，我經常給炮長車卡林料喝。但是我今天想喝醉，這只是因為你來了。是的，我跟我的那些「聖徒」們說過，你怎麼教我捕魚的，有一次打過我。這些我都記得。（擁抱米朗）。

米：什麼「聖徒」？

謝：我這樣叫我的炮手們，他們真是耶穌的「聖徒」，每天做出奇蹟來。

米：「聖徒」。（笑）。妙！

謝：軍分會委員同志，您說我叔父好不好？

米：謝柳日。

謝：不，您說。

米：很好。

① 原文爲 Apostol —— 耶穌底十二個傑出的使徒，或傳道師，都是年紀比較大的。

謝：噫，你看，大家一致承認好。我的聖徒們也一樣。他們都愛你。真的，這是警衛師戰士說的話。

米：你向警衛師戰士們談論你當老百姓的叔叔幹什麼？也算找到了題目。你不如給他們談談軍事生活裡的什麼的。

謝：每次作戰以後，我們都歡喜談論老百姓的生活。我知道炮兵遠裡每個人的切。他們也知道我的一切。我們生活得像一家人一樣。你知道，誰是我們這個家庭的父親？

米：政治指導員？

謝：不是的，是炮長車卡林科。他四十多歲了。大胖子，大鬍子。在陣地上是一個大王，而說起故事來——使人笑的要死。叔父，到我那裡去走走，你會看見那些活聖徒們的：亞斯塔平科，沙雅美托夫，巴史雷可夫，瓦西卡。索可爾，這樣的人，你走遍世界也碰不到的。

（從鄰室裡傳出「祝總指揮同志的健康，烏啦」。叫「烏啦」，碰杯的聲音）
可是我不願意，爲了總指揮，我不喝酒。

米：這是爲什麼？

謝：敬我父親的，我乾杯的似乎太多了。敬總指揮的酒，今天我不願意。是的。軍分會委員同志，您不用生我的氣。我只在這裡說。一般的規矩我是知道的。應該絕對地尊敬和服從總指揮。但是，今天爲他喝酒，可不願意。是的。我的話完了。現在警衛中尉，小聲些，睡覺去。

蓋：這就對了。

謝：我走。我只想說說我的意思。爲什麼客人中間沒有我的軍長歐格涅夫少將？呵？您不知道。我問過父親。他罵了一頓。不喜歡他呀。爲了什麼呢？他不願意了解，我的軍長歐格涅夫少將——他簡直是……

米：夏伯陽？

謝：不是。

米：巴格拉梯昂①？

謝：不是。

米：蘇沃羅夫？

謝：你不要笑。

蓋：到底是誰呢？

（靜場）

謝：他是烏拉季米爾。歐格涅夫。這是應該了解的。可是，老頭子，我的父親，是個沒有遠見的，狹隘的人……唉，難過。（擦眼睛）。非常難過。（丟下酒杯，下）。

（有客人的鄰室有人在彈『吉打』，誰在低聲地唱）。

米：您同我哥哥一起工作相當困難吧。

蓋：我不是一個軍人。在戰前我做的也不是軍事工作。所以對於我的確是困難的。應該懂得軍事。但是現在已經不是內戰時候的那種軍事了。一切都非常複雜起來了。

米：你以為，我的哥哥真正懂得，今天應該怎樣打仗嗎？

蓋：內戰的經驗他是有的。在指揮員們中間也有威望。現在打仗，他是能怎麼打就怎

麼打的對付對付罷了。

米：能怎麼打就怎麼打仗？……這怎麼能成呢？但是該怎麼打仗，——這他會很快的知道嗎？

蓋（笑）：我們大家都在等。

米：也許，不必。

蓋：不必什麼？

米：等待。已經够困難了，等待的代價太大了。

蓋：但是，眼前沒有別的人呵。

米：嗯……歐格涅夫怎麼樣呢？

蓋：有才能，只是太年輕。

米（笑）：沒有參加過內戰。勳章也得的少。是不是？

蓋：可惜得很，在我們高級指揮人員中間，這還有很大的作用。不管是什麼有天才的青年指揮員，只要沒有和他們一起參加過內戰，就瞧不起他。爲了裝樣子，拍一拍肩膀，而實際上是輕視的。爲了這個問題我會經證明，解釋，勸說過多少次呵。

米：您不要去證明、解釋，也用不着勸說，而要向無知識的蠢人們和軍事上的愚昧無知宣戰，作鬥爭。

蓋：在戰爭裡，這樣做是不行的。

米：爲什麼？您總該記得，在工業上曾經是怎樣的。起初，在許多工廠裡和托拉斯裡都用一些老的、有功勞、有威望的同志作經理。他們拿自己起了繭的手，大的際子，和堅決的講話來自己誇獎自己，但是技術上的事，他們是不知道的。也不願意知道，不會管理工廠。到處吹他們的貧農出身，但是不願意學習，不願意拿新的經驗，來擴充自己舊的知識。結果怎麼樣呢？工廠的工作做得很壞，因爲差不多到處都是這些所謂『有威望的』、自高自大的門外漢。假如黨中央沒有趕緊糾正過來，沒有派許多工程師、技師、內行的人去領導這些企業，那末工人們一定會說：『你們這些老的所謂『有威望的』人們，假如不會當家，就滾你媽的蛋吧。這是事實。那些不學無術的門外漢，無論怎樣喊叫，誰也不擁護他們。人民歡喜和要求內行的和聰明的領導者。』

蓋：在戰爭裡這就複雜多了。這兒一下子矯正過來——可能搞垮的。需要用別的方法。

法。敵人是在我們國土裡呀。因此，就連不如令兄的一些人，也不得不將就將就，敷衍敷衍，只要能收復自己的失地就好了。

米： 咳，那麼和他們敷衍吧。但是，我相信這樣將就、敷衍下去，你很快就會厭倦的。我今天已經對我哥哥宣戰。我在這裡只住兩天，可是我要把他這條老牛刺出血來。

蓋（笑）： 怎樣的？

米： 假如客人遲到一點鐘的話，就碰見了所有的盤子都是打得稀爛了的。我哥哥把一盤菜這樣兇的摔在地上，只見火星四散。（笑）。

（副官上）。

副： 報告，軍分會委員同志。

蓋： 請。

副： 剛才莫斯科來電話，請您明天十八點三十分到國防委員會。這是電話記錄。（遞條子）。

蓋： 請你告訴一下，把飛機準備好。明天早上七點三十分動身。

副： 是，明天早上七點三十分準備好飛機。（下）。

米：· 可惜，您不是後天起飛。不然，我們可以一道走。

蓋：· 那豈不很好。現在我去找總指揮來。（走進鄰室）。

米（斟酒入酒杯）：客人很多，但是我願意和他乾杯的人，一個也沒有。那怎麼辦（舉

杯），祝你健康，娃柳莎①……（喝酒）。

（總指揮和蓋達爾上）。

戈（笑）：· 瞧，我的兄弟自己在灌酒。我愛他。雖然他成了批評家，但是……

米：· 等着吧。等客人散了，我給你洗一個滾水澡。

戈：· 你肅靜些。這兒不是後方，而是前綫。我——是總指揮。只要下個命令，你馬上

就會在禁閉室裡的。懂得嗎？（哈哈大笑）。

米：· 軍分會委員不會讓我受欺負的。

戈：· 自然，軍分會委員可以提出抗議。我承認。但是，假如總指揮很堅決，而他應該
是堅決的，那麼就是老天爺也不能幫助你。

① 娃柳莎——娃麗亞親暱的稱呼。

米： 啊哈，你，老水牛。人們放縱了你。見鬼的，放縱了你……

戈： 嗷嗷……我是說得出就做得出的。祝你健康。（舉杯喝酒）。

蓋： 喂，伊凡·伊凡諾維奇，叫我到莫斯科去。明天十八點三十分到遼國防委員會。

戈： 叫你一個人嗎？

蓋： 是的。

戈： 那末，明天飛去吧。

蓋： 我們需要談一談。我去收拾一下，一點鐘以後你來。

戈： 好的，客人走了我就來。

蓋（向米朗）： 祝你健康。如果還能在這裡碰見你，那我才高興哩。

米： 我們能在莫斯科見面。我會到國防委員會來的。一路平安。

蓋： 謝謝。（下。戈爾洛夫送下）。

（靜場後，客人們手持酒杯上，有軍人，有非軍人，頭前走的是赫利朋少將）。

赫： 總指揮上那兒去了？我們還想好好的敬他一杯……

米：就會來的。

赫：我提議爲慶祝我們親愛的總指揮的弟弟大家乾一杯。令兄是輝煌的名將。我說，簡直是天才。他是我們全軍所愛戴的人。我們也相信，您是不愧爲他的弟弟的。祝您健康！

米（微笑）：說那裡話，說那裡話。我是一個很平常的人。

（總指揮上）

赫：總指揮同志，我們的著名的，爲觀衆所十分歡喜的有功演員格魯斯特內伊同志，想講幾句話，並且在告別的時候唱一個我們最歡喜聽的歌。請，格魯斯特內伊同志。

（把「吉打」交給他）。

戈：最好請你唱歌，不用說話了。

格：請准許我半分鐘。我是這樣高興地激動呵。我在這裡這三個月，在你們當中，在戰爭的最前綫，我受到了極好的鍛鍊，充滿了偉大的感情，神聖的愛和恨的感覺。

米：噢，格魯斯特內伊，最好你還是唱歌，不然，會把嗓子說壞了的……

衆：……唱歌……唱歌……不要講話……

（市執委的代表麥斯特內伊（下簡稱麥）鑽到前面來，手拿酒杯）。

麥：……等一等，我以市長的資格提出抗議。壓迫知識分子，我是不容許的。格魯斯特內

伊演員，講下去。

格（用手巾擦眼睛）：……好。我把我激動的感情和我的心思都反映到歌子裡面去吧。

（坐下彈琴，唱）：『輕輕地打開籬笆的門……』①。

（格魯斯特內伊唱完歌以後，大家鼓掌。衆聲：『好呀』，『好呀』。格魯斯特內伊鞠躬）

麥：……唱得真好。好演員。現在來一個高加索的跳舞『列自庚』②吧，唉赫……（欲跳舞）。

戈：……停住，停住。等一等，市長。我應該請你們原諒，親愛的客人。還有工作在等着

① 演時亦可唱其他俄國的民歌。

② 『列自庚』——高加索舞名。

我。

麥：我們也要工作去。我一直工作到天亮。一切力量我都貢獻給前綫。請允許向我們偉大的總指揮，阻止了敵人到我們城市來的總指揮，我們的戰略家和救星，喊一聲戰鬥的『烏啦』。

（着便服的客人都叫『烏啦』，跑上去，和戈爾洛夫握手。麥斯特內伊湊上前去和他接吻）。

戈：謝謝你們，地方同志們。也謝謝我們的戰友們和大家的熱情。但是，照我的直爽的脾氣，我應當指出：第一，今天很多人都說了，前綫很大的勝利，我可以說，有歷史意義的勝利，都僅僅是因為我這個總指揮的關係。這是不對的。

麥（嚷）：不同意，不對！不對！

戈：麥斯特內伊同志，你不要講話。我們前綫的勝利，也是由於我們戰士們的英勇。

麥：對呀，對呀，對呀。

戈：還有第二點，我也不同意。你們也說了很多，我是輝煌的，偉大的，甚至於是天才的將領。可是我不過是一個簡單、樸實的人。我在鄉村小學唸了三年書，就開始

打仗。此外什麼大學也沒有進過。打仗，我不是在軍事學院裡學會的，而是在戰鬥裡。我不是理論家，而是一匹老戰馬。不久以前，有個外國的評論家，關於我會經這樣寫過：『戈爾洛夫將軍不能放在通常觀念的框子裡』。這些資產階級的專家們無論如何也不了解，我戈爾洛夫，一個從地裡生長出來的人，帶着莊稼漢的本質，不是學士院會員，也不是理論家，就能打那些吹牛的德國將軍們，也打理論家，也打學士院會員。（笑）。

（衆人鼓掌。聲音：『妙』）。

麥：戈爾洛夫現在打，將來也要打，因為我們的精神是這樣的……

（衆鼓掌）。

戈：對啦，對啦，麥斯特內伊同志。一切事情都憑精神。我們的人底精神是樸素的，爽直的。你不惹我，我不惹你，但是你若惹了我，——那你就當心些。一個帶兵的人主要的憑精神。如果精神是勇敢的，大胆的，堅決的，那他誰也不怕，而這種精神我們是綽綽有餘的。我說得對嗎？（衆聲：『對』，『對』。鼓掌）。我不習慣老坐在辦公室裡，對着地圖絞腦汁，苦苦思索。戰爭不是學院。主要的是尋找敵

人，那裡發現他，就打。只要行動，不用思考。我說的對嗎？（衆聲：『對』。鼓噪）。可惜得很，我部下的某些將領直到現在還不理解這個簡單的真理。在我這裡有紙上談兵的舊本子戰略家，老是空談什麼『軍事的文化』。對於這種人只得好好地糾正他們的腦筋。

衆：· 這你却做得很壞。我們還有很多缺少文化的指揮官，不懂得現代戰爭，這正是我們的不幸。要打勝仗，只憑勇敢是不行的。要取得戰爭的勝利，除了勇敢之外還要善於打仗，善於照現代的方法打仗。應該學習現代的作戰方法。內戰的經驗已經不修了。

戈：· 你們聽，我的兄弟也說起文化來了。但是我要問你們，在戰爭裡說得上什麼文化，假如戰爭本身——就是完全不文化的事？我們這一行手藝是最粗魯的，帶着文化的、白的手套兒是什麼也幹不了的。同志們，再一次感謝你們的熱情。你們去休息吧。我們當兵的就去工作，少將同志，是不是？

赫：· 是，是，總指揮同志。

麥：· 同志們，我們喝完這一杯也去工作。我們喝完，把一切力量都貢獻給前線。（倒

酒入杯，喝）。

格：請你親筆簽一個名，留作紀念。（給他一個小本子）。

戈：可以。（簽名）。

格：謝謝。這是我幸福的一天。再見。

全體：再見，再見。

（客人們下，從走廊裡傳來：『了不得的人物』，『天才』，『名將』。麥斯
特內伊的聲音：『我們城市的救星』……）。

米（關門）：呸……總算完了。

戈：好弟兄們。呵？

（米朗沉默）。

戈：你想起了什麼？

米：我想：天呵，什麼時候才會從我們的土地上把所有的笨蟲——糊塗種，拍馬屁的，會鑽營的，卑鄙的傢伙……給通通肅清……

戈：你又是那一套，呸，由你想吧，想吧。那隻印度公雞也是偏着頭想了又想，結果

瘋死了。（打哈哈，進別的房間去了）。

米：對。想是晚了的。要打他們，這些自滿自得的笨蟲，要打出血來，打得粉碎，和很快用別的，新的，年輕而有才能的人來替換他們。不然，我們的偉大事業會給糟蹋掉的。

（幕下）

第二幕

第三景

歐格涅夫司令部。大房間，看得出被蹂躪破壞的痕跡，在一角——一堆零亂的書籍。靠桌，在電話機旁站着副官，看着窗外。科羅斯上。

科：又下起雪來了。

副：也該停了。

科：好讓飛機炸我的馬廐，呵哈，你這壞傢伙。

副：對不起，我錯了，少將同志。

科：軍長在那裡？

副：看，在空場上。

科（看窗外）：那裡一大堆人在做什麼？

副：弄回來了一些屍首，現在快要埋葬了。

科：戰士們麼？

副：老百姓的，德國人給槍斃了的。軍長在看那些死屍，找他的父親。

科：是的，老頭子是留在這裡的。

副：他就是住在這裡的。

科（拿起書來，看）：書是些地理書。

副：他是地理教員。前天德國人在這個小地方槍斃了六十個人；看得出，非常殘酷，許多人的臉都被刺刀戳爛了，他在這一羣裡，本地人看見了的。他們說，老頭子走在前面第一個，赤着腳，沒有戴帽子。所有的人都唱着歌走到刑場上去的。

科：噢？

副：軍長會告訴你的。把所有的人的鞋子都脫了。

科：我們要剝德國人的皮呵……

（歐格涅夫上，沉默地坐到桌旁椅子上去，用手支着低垂的頭）。

歐（低聲）：格利戈里……格利戈里……

科：怎麼，沃洛伽……

歐：沒有認出來……沒有認出親爸爸來。把所有的人都剮得不成樣子了，畜生。凌遲活剮成那樣……簡直不忍看呵。打穿了洞的，砍了頭的，挖出了眼睛的。一些老頭子躺在那裡，但他們在被押着的時候，一面向刑場走，一面唱歌，他們唱了『勇敢地，同志們，前進』……爲了這，畜生們把他們……

科：不要難過，沃洛伽，有什麼法子呢……

歐：靠着這個窗戶，他老人家經常坐到夜深，衰老的，戴着眼鏡，一面咳嗽着，一面批看小學生們的練習本子……給小孩們教了四十年的地理……這幾年來總幻想到帕米爾高原去看看。我答應了他……（略停）。他曾經對所有的人說：德國人再不會前進的了，這裡附近有我的兒子，他不會讓他們到親愛的故鄉，到他生出世來的屋子裡去的。親愛的老爸爸，他一直等了我的，對我抱着希望，……你不知道，作兒子的多麼難過。……你不曾相信……是啊，你有權利不相信，我希望我的不是這樣子……

（從空場上傳來低微的送葬的哀樂。歐站了起來，看着窗外。科也站起來。）

用土埋了……永別了……永別……人們會認得出你的，老教員。從你兒子身上會認得出你來的，我在你的墓前發誓：你在地下會聽得見我怎樣報仇的。你原諒我，我的慈祥的，親愛的老爸爸……

科：沃洛伽。（擁抱他，緊抱到自己的胸前。哀樂聲高起來了，聽得見葬儀中的禮炮聲。副官上）。

副：軍長同志，從前線指揮部來了一位少校。

科：叫他等一等。

歐：不，用不着等，叫他來（坐桌旁，副官下，少校（下簡稱少）上）。

少：前綫總指揮部來的，古薩可夫少校。

歐：請坐。帶了什麼公事來了？

少：給您的公文包，軍長同志。（遞給他。歐拆開，讀）。

科：凍了吧？

少：我倒熱的很。

歐：謝謝總指揮部參謀長的警告，但是這還是在作戰開始以前，我就說過了的。（把

公文遞給科，科讀着。

科：我們預先提醒過的，不相信，現在却決定倒填日期，送了信來。還好，現在總算送到了。

歐：你告訴我，和坦克軍團已經有了聯絡嗎？

少：好像沒有，確實怎樣，我不知道。

歐：坦克軍團昨天在那裡？

少：不知道在那兒。

歐：爲什麼我們的二十五軍，阿爾洛夫將軍睡覺呢？德國人已經向我們的走廊開火了。

少：開火，我是親自證實了的。但是爲什麼他們睡覺，我却不敢知道。

歐：你碰了什麼鬼來，『不敢知道』同志？你是司令部的軍官，還是信差？

少：我的事只是把公文送給你就往回轉……

歐：送公文，見你的鬼得了。趕快給東西吃，趕快備好汽車，我們要趕快回轉去。是不是這樣？

少：我還想告訴你一個不愉快的消息。到你這裡，我是費了很大的力才衝過來的。你

的那條窄狹的走廊已經不存在了。敵人向我用迫擊砲開火了的，我幾乎送了命。我不懂得，你往那裡看的。你們現在被切斷了，你們被包圍了。

歐：什麼？

少：是，是的，這是事實。

歐：站起來。（少校起立，歐鄙視地看着他）。到對面小房子去，告訴我的警衛隊長說，我命令逮捕你。

少：我是總指揮部底代表呵。

歐：閉嘴！執行命令！

少：是，是，軍長同志。（下）。

科：我以為，你會接他的。真是一個胆小的傢伙。

歐：可惜他是總指揮部來的，不然，我要教會他一輩子也不再說「包圍」這兩個字。
（上尉通信聯絡主任上）。

上：軍長同志，密電。

歐（接電，讀，遞給科）：聯絡怎麼樣？

上：砲火有些妨礙，德國人也故意擾亂電波，但是我們還維持着。

歐（對科）：你看這有趣沒有趣？

科：一點也不懂。

上：沒有事了吧。

歐：你去吧。

（上尉下）。

科：前線總指揮或者是什麼也不懂，或者是不願意懂。固守在這裡等待……等待什麼？

歐：等到德國人儘可能增援上來，然後會說：你們怎麼搞的，我多少次糾正過你們的腦筋？你們朝那裡看了的？現在叫我怎麼辦，殺你們的頭麼？

科：那是一定的。真見了鬼，這條老公牛。他這是從那裡來的這一套？

歐：沒有遠見的人都是這樣。得到了權勢，自滿自得，就歡喜『教訓』人，罵人。而且一定都喜歡用棍子糾正別人的腦筋。（電話響，拿起電話筒）。是的……你在那裡？來吧。

科：誰？

歐：我的政治部主任阿爾力克。這才是個怪人，昨天幾乎被打死了。炸彈片傷了手。老是鑽到最危險的地方去。

科：我却以為，他是你這裡的哲學家。

歐：有學問，曾經作過政治指導員，能說兩種外國話。我稱呼他大學教授。

科：個性也強……

歐：呵呵，你不要看他瘦瘦的，戴着眼鏡；他能打斷任何人的骨頭。

科：我那裡的政治委員翁奴夫里。斯特拉特可夫，強壯的很，真結實，好容易才給他找到了一匹大馬，不然，經不起他，但是文化程度不算高。不錯，騎馬騎的真好，也愛馬。

歐（笑）：這個姓倒也有意思，斯特拉特可夫——戰略家。你從那裡掏出他來的？

科：派來的。我叫他作翁奴夫里。科丕托——馬蹄子。這個姓對他合式些。

歐：他不生氣麼？

科：不，他不在乎……

（政治部主任阿爾力克（下簡稱阿）上，手纏着繃帶）。

歐：我生你的氣。爲什麼跟着第三營打仗去了？這不合政治部主任的身份，這樣冒

失……

阿：師部通知了我，說在第三營裡敵人的奸細伸出頭來了，散佈了一些不好的怪話。

歐：誰在那裡搞這些事？查出來了麼？

阿：查出來了，那裡的政治指導員是一個很警惕的同志，警惕性非常之高，一下子都發覺了，就報告了首長。已經把全部案卷送到了我那裡。兩個人在那裡鼓動起來的，你知道，兩個還都是得過獎章的哩。

歐：怎麼回事？講了些什麼怪話？

阿：非常危險的。（笑）。你想一想，他們說，營長——是道地的老爺，政治指導員也是。他們自己請了一個大師傅，吃五個人吃的飯菜，而戰士們的伙食做的一塌糊塗。戰士們打了仗，因爲他經常煮一些吃不下口的東西。

（歐記下來）。

不必寫。我好好地教訓了他們一頓，全營都哄動了，很久都會記得的。政治指導員和營長也會記得的。

歐：這些混蛋。你起草一個命令，我來簽名。簡短地，但是清楚地說明這個事實，以後，在戰士們沒有吃飯之前，禁止所有的長官吃飯。

阿：很好。今天就寫。

科：你還是說一說，你怎麼投入了戰鬥的？手怎麼被抓破了？

阿（笑）：德國人知道了，我在進行這樣重要的講話，就開始了進攻。

科：後來呢？

阿：我對不能對戰士們說：同志們，你們在這裡打一會兒仗，等打完了的時候，我再繼續我的講話。

科：於是乎怎樣呢？你就衝上去了——嘴裡喊『為祖國，嗚啦』……

阿：那裡有我喊的，營長的嗓子就像個大喇叭。我到迫擊砲手那裡去了。謝謝他們，讓我放了幾炮。我的炮彈命中的還不壞。不錯，迫擊砲連長忍耐不住了，他罵娘了，嫌我放的慢。我馬上就丟手了。把位子讓給了炮手。

歐：這才是識時務的。（咳嗽）。

阿：沒有什麼，沒有什麼。連長自然是對的。怎麼，總指揮那邊有回信嗎？

歐（走到門口，對副官）：告訴參謀長，要他來。

（聽見回答：「是」）。

就在這裡。（遞給阿，阿讀）。

科：……懂得了麼？

阿：……大概是，坦克軍團要往我們這裡來。

歐：……忘記它吧，總部在找它，總找不到。

阿：……爲什麼呢？

科：……你不知道，我們的通信聯絡是怎樣的。我已經兩次被埋葬過了，說是陣亡了。

阿：……噢，你也有不是處呵。

科：……怎麼？我的一個電台被炸了，另一個也壞了，可是我應該有的電台，不是兩個，

而是二十二個。

阿：……現在你有多少呢？

科：……現在够了。我捏着赫利朋的頸脖子要，就找到了。我們這裡都是這樣，什麼也不

給，可是儲藏庫堆得滿滿的。都等着來捏頸脖子，捏的越緊，捏出眼珠子來，那時

才給，而且誇獎你。就像從前的買賣人，你可以在他的跟前死去，他不會看你一眼的，但是只要能抓住他的鬍子，他馬上打開錢袋子，給你磕頭，而且感謝你。

（參謀長和警衛師長斯維秩卡上校（下簡稱斯）上）。

參：我和斯維秩卡同志來見你。情況複雜起來了。師長，請報告吧。

歐：滑雪部隊回來了麼？

斯：回來了。你給的任務完成了。

歐：很好，回來得很快，報告吧。

斯（掏出地圖）：在這裡，在「康謨那爾」蘇維埃農場。離這裡有……

歐：五十三公里。

斯：發現有坦克集中，數了有一百五十輛。

歐：第一等。（在自己的地圖上記下）。往下說。

斯：「康謨那爾」蘇維埃農場的東面，在西尼岑諾村今天早上來了SS師團和二百

輛坦克。還有一大隊人往那裡集中，足有兩個團。這是游擊隊員告訴偵察員的。游擊隊的兩個人來到了這裡。

參：我和他們談過話。

歐：隊伍大嗎？

參：五十個人。

歐：本地人嗎？

參：是的。

歐：熟悉路嗎？

參：很熟悉。給了很重要的情報。原來是，德國人從河邊到柯洛柯爾車站鋪了一條新路。（指自己的地圖）。就是這條。他們逼着老百姓日夜趕修的。在這條路上凍死的和被槍斃的有三千多人。

歐：它離我們這裡有三十公里。

參：是。建築了鞏固的橋樑，路上沒有運動。大概是，恐怕我們的空中偵察發現它。

歐：這就對付了，還有呢？

斯：我都說了，軍長同志。偵察員發現敵人部隊十一點二十分在這裡，十二點在「康謨那爾」蘇維埃農場。完畢。

參：剛才雅科文科師長報告，據偵察員的判斷，敵人從柯洛柯爾車站向我們的走廊運動。

歐：多少人？

參：一個師和七十輛坦克。

歐：在那一個地點？

參：在這裡。（指地圖）。在十五點四十分的時候。

歐：現在是十六點。

參：是的。完畢。

歐：（向斯）：你們那個村莊一帶現在情形怎樣？

斯：平靜。敵人是非常之弱的。假如你下命令，我可以衝過去，一直衝到河邊。

歐：不，老兄，他們就希望我們這樣做。你們已經離開這樣遠了。到晚上敵人的坦克可能往你那邊攻來的，而你們的陣地壞極了。我命令你立刻回到這小地方來，現在

我們所有的力量都要集中在一塊。用砲火和飛機好好地掩護退却，使得你們的尾巴不致受損傷。十九點來報告執行命令的情形。去執行吧！

斯：是，軍長同志。但是三個鐘頭難於調動一師人，請計算一下距離，公里有……

歐（打斷他）：你給我計算多少公里作什麼？現在應該計算多少秒鐘。不在十九點，

而在十八點三十分來報告。但是假如你還在我面前站半分鐘，那麼，報告的時間是……

斯：是，十八點三十分來報告。（趕快跑下）。

歐（看地圖，用兩腳規量着，記下來）：好……我見識見識你們的步伐……哼，這些

德國強盜……

參：想的狡猾呵。

歐：誰？

參：德軍統帥部。你看，他們怎麼運動的，非常狡猾。

歐：這有什麼狡猾？這是小孩子的玩意兒，而不是詭計。假如德軍統帥部犯了像我們

前綫總指揮一樣的錯誤，那我前天就可以消滅比我們多三倍兵力的敵人了。他們什

麼詭計也沒有想出來。相反的，他們不會利用我們的優處，太不會了。戈爾洛夫的戰略現在有什麼價值？坦克軍團陷在這些老路上什麼地方，可是德國人修了新路，誰也不知道有這件事。他說，沒有坦克，可是就有，它們毫不客氣地和步兵一塊向我們衝來。利用阿爾洛夫在睡覺的機會，用一部分最弱的兵力關住了我們的走廊。現在，一定在預演着明天早上怎樣叫的更響些：「俄羅斯人，投降吧，你們被包圍了」。但是我們會回敬他們的。（看地圖，略靜場）。不要在窗子下面走，不要用手腳子敲，滾你的蛋吧①……

科：可也不見得一定回敬得了。

歐：一定這樣回敬。（在地圖上作記號，寫下來）。對不對，阿爾力克？

阿：應該這樣的。軍長同志，一定要這樣。

歐：就因為你的健康的和理智的樂觀主義，所以我喜歡你，教授同志。你們看吧，朋友們。他們把柯洛柯爾守軍調開了，為的是想引誘我們去打，好捉我們，一部分損

① 末三句是俄國民歌。

克向我們開過來，另一部分和我們坦克軍團在路上遠遠的什麼地方周旋着。現在，正如同蘇沃羅夫老頭所講的，一切在於腳，在於腳，在於迅速的轉移，跳到德國人完全料想不到的地方去。我們在這小地方留下兩團人，所有的炮，重一點的，四個騎兵連，爲了作樣子。請吧，德國人，我們的隊伍站着，等着你們的鉗子來拔。大學教授，我們請你和警衛師戰士一道：在這個適合的高處，只要支持住一個晝夜，其餘的人和你的些馬兒，剛一天黑，就移到這裡來，到這條新路上，於是盡你們所有吃娘奶的力量飛快地前進，一直到柯洛柯爾的後門。我們一佔領（那裡）的時候，他們的坦克就非得趕快往回移動不可，但是已經遲了。汽油、軍火和各種糧食的倉庫——落到了我們手裡。我們要在他們自己的工事裡打他們。請看一看和批評批評。（略靜場）。喲，老頭，怎麼發愁起來了？

科（看地圖）：軍長同志，這太冒險了，讓我想想。

歐：在我們隊伍的前頭，有兩個勇敢善戰的騎兵連。不聲不響地搞掉敵人的崗哨。爲了非常雅致和慎重起見，給他們穿上德國兵的制服，俘虜們的這些寶貝，我們搞到的不少。

阿：換上德國人的軍服——有失我們的體面，只有德國人才這樣做，換上我們的軍服，這個方法實在很不光明正大。

歐：但是我覺得，我們做的蠢，我們這樣光明正大地和最不光明正大的敵人打仗。他欺騙我們，而我們不尊敬他們。蘇沃羅夫教我們：兵不厭詐，可是我們的某些土生土長的軍人忘記了這點。應當用狡詐回答狡詐。

科（離開地圖，向參謀長）：你認為怎樣？

參：別的出路沒有。

歐：噯，你得了吧。我提議實行這個作戰計劃，不是因為沒有別的出路。

參：我說得不恰當，這是現在所能想出的比較好的計劃。

科：但是非常冒險，假如他們猜出來我們這一着呢。

歐：所以對什麼人也不告訴說，我們往那兒去。現在我們最可怕的敵人——是間諜和嘴不緊、喜歡吹的人。而他們是到處都有的，甚至在我們軍裡。

科：噯？

歐：一定有。德國人對於這一手是非常厲害的。

參：應該打個密電去問一問前綫總指揮。

歐：不。

科：爲什麼？

歐：又會給我『糾正腦筋』的，那麼一來，我們會放過時間。

阿：這樣有些不便呢，軍長同志。

歐：我知道，但是爲了這些『不便』，我快要發瘋了。够了！在這件事上戈爾洛夫害的我們太苦了。讓我們自己光榮地救出自己來吧，這樣對於他也會有好處的。寫命令吧，參謀長同志。第一點……

（通信聯絡主任上尉上場）。

上：前綫總指揮來的密電。（遞交）。

歐（讀，擲到桌上，他手裡的鉛筆裂碎作響，斷了的掉到桌上。阿爾力克走攏來，沉默地讀着。歐迅速地離開桌子，走到房門處，站住望着科。大聲地喊）：嗚，你怎麼說？（科不作聲）。你們怎麼講？（靜場）。說呵。（從參謀長手裡奪去密碼電）。這是什麼話？

科：前綫總指揮提議立即退到出發的陣地來。不錯，他問，你有沒有不贊成的意見？但這是作樣子的。過一小時，提議就成了命令。

歐：我不是問的這個，讀電報，我自己會的。

科：命令總歸是命令，應當突圍向後撤退。

歐：這，自然。但是，第一，這還不是命令，而是提議。第二，它實質上不對，而且是可以使全軍覆滅的。突圍？爲了什麼？坦克軍團現在在那裡？他說把它搞零亂了，無法幫助。這不是實話，坦克軍團完蛋了。現在看來，我的這一軍也會搞垮的。

科：我們能突圍的。

參：前綫總指揮想挽救現在的局勢，因此決定，比較好的出路——是退却。

歐：見他的鬼！決不能退！老鴉已經飛開了⊖。他派我們前進的，沒有成功，現在又叫我們無論如何要後退。難道就沒有別的路了嗎？我用戰士們的血突破了德國人的防綫，不是爲了突圍後退呀。我這一軍要生存，要打，要得到勝利。它能，也一定

⊖ 俄國習俗用語，意思是：牠們聞見了死屍的臭味了。

要做到這個。

(上尉上)。

上：前綫軍分會委員蓋達爾從莫斯科來的密電。(遞交)。

歐(讀着，由於高興，完全變了樣子)：這才妙咧。這是說，世界上還是有真理的。

科：莫斯科准許我們照我們的計劃行動，就是進攻，不要管前綫總指揮的計劃。

科：真的麼，歐？

歐：看你的『真的麼』。我曾經請蓋達爾同志在莫斯科把我們的計劃和前綫總指揮的計劃一塊報告上去。現在蓋達爾同志來的電報說，莫斯科批准我們的計劃，關於這點已經通知了前綫總指揮。

科(高興地)：這才好啦！歐，現在就行動起來，把德國人打個落花流水，打他個熱火朝天。

歐：對啦，老頭子。

(幕下。第三景完)

第四景

路旁是戰壕。右邊不遠看得見鄉村，一些白的樹尖，稀落的房子，但最多的是黑黑的，被燒燬了的廢墟，上面聳着烟突。戰壕附近路上有一根柱子，上面釘着用德文寫的指路牌。村子的那一方聽得見大砲響和遠遠的機關槍聲。在戰壕裡坐着上士亞斯塔平科（下簡稱亞），中士巴史雷可夫（下簡稱巴）和下士沙雅美托索（下簡稱沙），果美樓里（下簡稱果）。在各個戰壕裡，架着反坦克的武器。

果：呵嘿，今天真冷。有零下三十五度吧？

亞：也許，有。

沙：冷倒沒有什麼，過堂風——可不好受。吹得像在我們卡薩哈的荒野上一樣。

巴：在我們西比利亞那樣的冷……

亞：在我們波爾塔發地方的貓耳餃子。

巴：你不要打斷我的話，亞斯塔平科。

亞：你不用誇你們西比利亞的冷了，現在，這裡，從肚臍眼到腸子都冷透了。果美樓里，你說說，在你們格魯齊亞現在怎麼樣。

果：呵嚀，不要提起。（聽砲響）。那邊有事，我們爲什麼在這裡坐着？

沙：這是命令如此，連長知道的。

亞：你們來說說，伙計們，爲什麼我們報紙上說，冬天幫助着我們，天氣愈冷，德國人愈稠密……

果：說的對呵。

亞：對什麼？德國人，弗里茨^①坐在房子裡，牆上挖了個窟窿，放槍，但是我們在雪地裡爬。

巴：假如我們把他們從村子裡趕出去的時候，弗里茨還不是只好受凍？

亞：他爲什麼會挨凍？我們把他趕出這個村子，他跑到那個村子。誰亂跑亂竄，誰就

① 德國人多用這個名字，有時只說道名字就知道是說德國人。

總是暖和的。

果：但是你看見了，他們身上多少蟲子。哎呀！我實在不能看。看了簡直要嘔。每個德國人總有好幾百。

亞：這不是因為冷來的。

果：那因為什麼來的呢？

亞：由於憂愁來的。

巴：噢？

沙：不懂。

亞：我們村子裡有過一個富農，是個很厲害的傢伙。他叫馬可戈寧科。常常穿得乾乾淨淨的，挺着大肚皮，鬍子是黑的，梳得像絲一樣，簡直在太陽下面發光。當他聽見說，農莊要集體化，他的事不大妙，這可把他急壞了。我碰見了他。一看，鬍子全白了。我問：馬可戈寧科老伯，為什麼你的鬍子白了？他回答說：年輕人，這是我的鬍子裡長了小蟲兒啦。你為什麼不趕走牠呢？他說：讓牠活下去吧。我心裡憂愁得很，年輕人，我是這樣憂愁的，很快就會死去的呀。現在那裏茨德國人也是這

樣的。他想在秋天以前征服我們，沒有成功。雨季來了。弗里茨陷到泥坑裡去了。於是開始憂愁起來。冬天一到，他更加着急。他現在和那個馬可戈寧科一樣。也不趕掉蟲子，因為他看得出，他的事情不大妙。這都是因為憂愁呀。

巴：各歸原位。（都臥下了。汽車響。師長斯維秩卡上校（下簡稱斯）和團長雅斯內伊少校（下簡稱雅）上）。

雅：配給了這個炮兵連一個機關槍排，手榴彈都照規定發給了。

斯：好。

雅：師長同志，我不懂，為什麼我們要退？

斯：我們衝出來很遠了，軍長決定把大家聚攏一些。

雅：懂得了。（喊）：戈爾洛夫！（聽見回答：『有』！炮兵連長謝爾潔伊。戈爾洛夫上）。

謝：警衛炮兵連長戈爾洛夫中尉。

斯：你好。（握手）。看見了你父親麼？

謝：看見了，叫我問候你哩。

斯：謝謝，中將的臉色怎麼樣？健康吧？

謝：是的。他說了：致意警衛上校斯維秩卡，我很快就來看老朋友的。

斯：好的是沒有忘記。但是他上我們這裡來的道路不大好走。（笑）。戈爾洛夫，你這一連留在這裡。應該叮囑你：這條路上不僅是坦克，就是一個耗子也不許爬過來。懂得麼？

謝：是，是。

斯：不論發生什麼事，在沒有命令之前，要留在這地方，甚至，假如……

謝：一定執行。

斯：戈爾洛夫警衛中尉，祝你成功。

謝：謝謝，警衛上校同志。

（斯下）。

雅（低聲）：謝柳沙。

謝：您放心，彼得。彼得洛維秩，在等着你呢。

（雅斯內伊下，謝走近戰壕）。

謝： 呶，怎麼樣，聖徒們？熱嗎？

亞： 是呀，警衛中尉同志，出汗了。熱得很口渴。

謝： 你，亞斯塔平科，一輩子總是口渴。

亞： 但是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渴的。救一救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的。

謝： 鬼東西。（解下行軍水壺）。拿去，只是要和大家平分啊。

亞： 我們感謝之至。（從口袋裡取出杯子，倒一杯）。祝你健康。

謝： 灌吧，灌吧。

亞（喝完了）： 就像是茶。

謝： 見你的鬼。這是純粹的酒精呀。

亞： 真的麼？馬上檢查檢查。（倒酒）。

果： 慢點，慢點。（奪去酒杯）。我來檢查。

亞： 這你懂得什麼？你喝慣了那種酸酸的。

白葡萄酒。格魯齊亞的各種葡萄酒最有名。

果：你放心。（舉起酒杯）。這裡，在雪地裡，在戰壕裡，我舉起這個小的杯子，懷着大的感情，祝我們在戰爭之後，在我們那太陽很多的卡赫梯[⊙]相見。我的母親維麗科，父親伯索，和我的老婆塔瑪拉，會像親人一樣接待你們的。祝戰後重逢——再會！（喝）。

亞：請你們先到我們波爾塔發去。自然，也許我的母親，父親，老婆阿克桑娜和兒子已經給德國人殺了。（畧靜場）。那，有什麼辦法，我自己招待……

沙：沒有什麼，亞斯塔平科，我上你那裡去。我自己做羊肉「波羅」[⊙]飯。我們做一頓這樣好的波羅飯……然後往我們卡薩赫斯坦去……

謝：把水壺給我。（拿到了）。倒乾淨了麼？

巴：照警衛師戰士式喝的。

謝：現在，聖徒們注意。這條路上一個德國混蛋也不許通過。

亞：似乎沒有必要還來囑咐我們，連長同志。

⊙ 該地近熱帶。

⊙ 中亞細亞幾處人民的飯，羊肉和小米煮在一盤裡。

謝： 瞞着吧。果美樓里，假如你再不穿毡靴跑……我看見了，你昨天赤着腳在雪裡走。

果： 對不起，連長同志，我忍不住呵。我是個神經質的人，我的心很容易受刺激。是怎麼回事呢？坦克我們打了。坦克隊長跑了。我們的子彈完了。我氣壞了，說：上士同志，允許我追上去。但是亞斯塔平科說：你趕不上。你懂得麼，他這是對我，一個格魯齊亞人說的。格魯齊亞人趕不上？自然，心裡就忍不住了。我自己也不記得，兩隻手怎麼樣脫下了毡靴。一陣風似的跑去了。撲到德國人身上，都跌倒在雪裡了。他咬我的耳朵，我就扼住他的脖子。我喊：你跑不脫。就澈底地把他扼死了。

謝： 好本領。但是離開亞斯塔平科，你沒有權利。去追一個人，可就會放過坦克的。

亞： 你放心，我現在把他，這傢伙，拴到我身上。

謝： 晚上，假如平靜無事，到我那裡喝茶去。

全體： 謝謝，連長同志。

（謝爾潔伊下，靜場許久）。

果： 你想什麼了，亞斯塔平科？

巴： 不要打攪他。

沙（小聲）：想老婆阿克桑娜麼，呵？你說。

亞：是呵，唸一唸那封信，果美樓里。

果：那一封信？

亞：最近的那一封，過新年的時候收到的。

果：我已經給你唸過了。

亞：再唸一遍。誰也不會給我寫信的。聽一聽你的，心裡也輕鬆一點。

沙：唸吧。我也一封信都沒有收到。巴史雷可夫，你看住一下，我們來聽唸信。你收

到過信麼？

巴：一共也只收到過兩封。（離開去，瞭望）。

亞：開始唸吧。

果：（取出信，唸得快）：『我的寶貴的、心愛的阿卡基，用力地親你的嘴，告訴你

……』

亞：不要太急了。從頭來。

沙：請你『開正步走』式的一個字一個字的唸。

果：（慢慢地）：「我的——寶貴的——心愛的——阿卡基……」

沙：心愛的……

果：「用力地親你的嘴，告訴你：爸爸和媽媽都健康，問你的好，你的兒子果加……」

亞：兒子……（頭低下，手支着）。

果：「……現在時常說：爸爸，爸爸，卜哈、卜哈。集體農莊上有很多的工作。我們要好好努力才勉強做得了。爲什麼一封信也沒有寫回來？我每天夜裡低聲地哭泣……」

亞：每天夜裡……

果：「……也許你受了重傷？再告訴你：我們耕種隊的隊長是一個壞人。你們都上前纜去了，他立刻就變成了騙子，和會計一道酗酒。兩個都是騙子。我們寫了信給報館，會計已經被捕了，但是隊長沒有，溜脫了」。溜不脫的。戰爭完了之後，我要澈底地扼死他。

亞：噫吧……

果：「我是怎樣地想看見你呀。我每夜都夢見你。有一次甚至夢見你長了鬍子。寧娜嬌嬌說，這是你害了病的徵兆。我非常之害怕。爲了你在冬天不致着了涼，我給你

織兩隻毛襪，在九月二十五號就給你寄去」。過五天應該到了。我送一雙給你，亞斯塔平科。

亞：爲什麼過五天？

果：信，總是去年九月一號寫的。我是一月一號收到的。九月二十五日總寄出了包裹，今天是一月二十號。因此再過五天我就能收到了。

沙：唸下去吧。

果：「我、爸爸和媽媽給你所有的同志們問好。我們請你們——快點把法西斯蒂打垮，都上我們這裡來玩玩。酒我們有十大桶。寧娜嬌嬌有五桶。我、爸爸、媽媽、寧娜嬌嬌和我們集體農莊全體用力地親你。你的塔瑪拉。一千九百四十一年九月一日寫的」。

沙：我若是接一封這樣的信。不知道，該怎樣才好哩。

亞：是呵。

果：我寫了多少信給她，她都沒有收到。信很小，分量不重，可是就送不到。
亞：因爲在郵政局裡有官僚主義者。

沙：我們寫個信給斯大林同志去。問問他，爲什麼我沒有收到我老婆一封信？

果：爲這樣的事給斯大林去信麼？他操心的事多着哩。

沙：那末，我們寫給莫洛托夫同志。

亞：你想，莫洛托夫同志的事情少麼？他和世界各國有那麼多的外交要辦——呵呵！我們現在有多少朋友——又是英國，又是美國，又是捷克，至少有二十國吧。僅僅和友邦來往來往，就得費多少心血。和每一個國家訂條約，而條約是要好好地斟酌的。試一試對他們講，叫他們快點向希特勒進攻吧，可能累成癆病的，這是真的。

沙：那末，給誰寫信好呢？

果：給加里寧。

亞：不行，他病了。因爲發那些勳章，他病的很厲害了。

沙：爲什麼？

亞：這由莫斯科來的人這樣傳說，他每天要發二百來個，有時候三百個人的勳章，所有的人因爲高興用力地和他握手，他這樣就握病了。手腫起來了。簡直是受罪做苦

工的事。

沙：那末，我們到底給誰寫信呢？

果：我們聯名來寫個信給郵政局長。我們這樣寫：喂，你管什麼的？你那裡坐着一些
甲：官僚主義者，我們請你……

重：不，不是這樣的。要信發生效力，應該馬上好好罵他一頓，然後根據理由，又痛罵一番，信的末尾這樣寫：轉告你那裡的官僚主義者們，我們在戰壕裡的日子，也和你們那裡過的一樣。敬禮，官僚主義者們，舐一舐我們的什麼地方①……這樣，
甲：要又文雅，又明白。

（所有的人都哈哈笑了。兩個戰士（下簡稱甲乙）拉着電線，在戰壕裡安設電
話）。

巴：怎麼，伙計們，中尉會到這裡來嗎？

甲：……
① 末尾幾句是押韻的，用古代哥薩克兵士寫給土耳其皇帝的信中語「請你舐一舐我
們的屁股」……典故。

甲：是呀。

巴：炮不是在那邊嗎？

乙：有命令，叫移出到開闊的陣地來。看，那不是推麼。

亞：我們連長就是這樣的，不喜歡從角角上放冷槍。沒有看見廚房嗎？

甲：沒有，都走了。

巴：怎麼？走了很久了麼？

甲：這就是剛才。只剩下我們了。

果：這究竟移到那裡去了呢？

乙：這就是往那邊。（指着）。

巴：那是往後退。

甲：當時，把我們扔下了。嗚呼，弟兄們，看來，我們是要死的。把我們留在死路上
了。

亞：果美樓里，打他一個耳光吧。

果：最好你來打，你的手掌重些。

亞：立正。

甲：你要怎麼？

（亞斯塔平科一隻手抓住甲戰士的衣領，另一隻手打了他。謝爾潔伊。戈爾洛夫上。）

謝：這是怎麼回事？

甲：他打了我。

果：他是個胆小的傢伙，說：把我們留在死路上。

謝：不能打人呀。對他解釋，告訴他。（向戰士）。姓什麼？

甲：別程卡。斯迭班。

亞：我錯了，遠長同志。（向別程卡）。來，朋友，我給你都解釋清楚，來。（亞和別下）。

謝（打電話）：車卡林科……車卡林科，怎麼了？你捨不得雪。我從這裡看見黑點。

（又打電話）。要彼特洛夫……彼特洛夫，小山丘左邊，看見麼，一棵樹那裡。這就好啦……是，是的，可以。（放下電話筒）。

（稍遠地聽見別程卡的聲音：「明白了，瞭啊……明白了，瞭啊……」）
 ……那邊什麼事？他在做什麼？

果……亞斯塔平科在講解時事問題，你放心，連長同志。

（亞斯塔平科先上，別程卡跟着後上）。——

連長同志。我們真是好好地談了一回心，他全明白了。好小伙子。他那只是一時的錯誤。

謝……你說，爲什麼把我們留在這裡？

別……若是出現法西斯蒂，我們應該照警衛師戰士的精神消滅他。

亞……你看，好小子。

謝……也許是把我們留在這裡犧牲的吧？

別……絕對不是。誰肯戰鬥，誰就不會犧牲。

亞……你看……他還能成爲一個這樣好的警衛戰士。啊啊！

謝……我們看吧，稍息。（取電話筒）。車卡林科……車卡林科，再加一點……對，

對……

(別程卡坐下。亞斯塔平科走近他，拿出烟盒來)。

亞：抽烟吧，別程卡。拿吧。(別拿烟)。起初有點害怕，以後就沒事了。也許，你想吃點東西？

別：嗯。

亞：拿去。(給他一個捲捲)。這是一節香腸。你不要生我的氣，老弟，我對你並沒有什麼。這都是爲了思想問題，明白了麼？爲了科學。我的父親可不是這樣打我的，嘿！那才兇哩。但是我還是感激他。

別：但是你不生我的氣麼？

亞：你既然承認了錯誤，那就不了。

別：給你的手來。

亞(伸出手來握了)：好了，現在我心裡也輕鬆些。你想，去打仗的時候，不知道在我旁邊的是什麼人，朋友呢還是混蛋，會出什麼事，我不着急麼？老弟，這是經常要搞清楚的事……你，年紀輕。記住這個吧。眼睛要放亮一些。懂得了麼？

別：懂得了。

謝（看望遠鏡裡）：告訴連上——我看見右邊，在風車那裡，有敵人的坦克。沒有命令不許開炮。

乙：有。（打電話，傳達。大家都跑歸原位）。

謝：喂，弟兄們，現在是大顯身手的機會了。亞斯塔平科！

亞：有，亞斯塔平科。

謝：往左邊路上移動，爬到電纜桿那裡去。

亞：有，進到電纜桿那裡去。果美樓里，前進。（都爬去了）。

謝（看望遠鏡）：傳給機關槍排——在坦克上有步兵。

乙：有，傳機關槍排，坦克上有步兵。（傳達）。

謝：來了。呵呀。（瞭望）。

巴：很多麼？

謝：够多的。

沙：現在我也看得見了。一、二、三……

巴：多少？

沙（數）：三十五，三十六……

謝：巴史雷可夫。

巴：有，巴史雷可夫。

謝：一直前進，一百米達，快爬。

巴：有，沙雅美托夫，前進。（都爬去了）。

（別程卡準備手榴彈，擱到身旁，從袋子裡掏出一個，又一個）。

謝：這就對啦。（笑）。你簡直搯了一倉庫來了。

別：以防萬一嘛。連長同志。

謝：別程卡，看仔細些，不要只看前面，也要看周圍。

別：是，連長同志。我已經看見。有人往我們這裡爬。

謝：這是女護士。快點，來。（又用望遠鏡看）。

別：來，看護婦，來吧……拖着雪車哩，到了。

（護士拉着雪車爬到戰壕裡來）。

護：唉，好熱呵。

別：瑪露露，你怎樣爬到這兒來了？有誰在連上呢？

瑪：珈姐在那裡，我就在這兒，也許會有什麼事哩。

謝（取電話筒）：別特林科……別特林科，你預備好榴霰彈，在坦克上有自動槍手。

（隱約地聽見摩托響聲）。

瑪：來的可多哩……

別：不要怕，看護，我們能打垮他。

瑪：我自己知道。警衛中尉戈爾洛夫同志老是打勝仗的。他有這樣好的炮手……瓦西

亞•索科爾你認識麼？

別：他是什麼樣子？

瑪：這樣子……眼睛碧藍、碧藍的，眉毛烏黑的，這樣的，和翅膀一樣，嘿……整個

警衛師裡沒有這個樣子的……珈姐兒，現在一定到他那裡吊膀子去了。不過他對她

一點也不注意。珈姐兒的頭髮是棕紅色的，臉上又有雀斑點。我們同過事。我是通

信員，她是掃地的。到前綫也是一道來的。你看見過她麼？

別：小聲點，已經來了。

瑪：管他的，還遠哩。瓦西亞今天對我說：瑪露霞，就是一百輛坦克，我都能打。我親了他的嘴，他於是說，現在就一千輛也不怕。你看他多麼勇敢。胆子真大。你沒有看見過珈姐吧？什麼也沒有失掉。瓦西亞昨天對我這樣說她：瑪露霞，你知道，珈姐自然很不漂亮，但是寫信寫的很美。我就對他說：那算什麼，瓦西亞，也許她有一本尺牘（模範）大全呢……（摩托聲響很近了）。

謝（打電話）：向坦克開炮，直綫，快放。

瑪：呸，混蛋，衝來了。瓦西亞，打呀。（聽見排炮齊發，然後密放）。看，燒着了。一個，兩個，三個。這是瓦西亞·索科爾。這一定是他。（轉身，用手送吻，兩邊機關槍打）。

謝（打電話）：火力大一點，大一點。不要疏忽了，鬼東西。車卡林科，用榴霰彈打第三個。（聽得見近處的坦克）。

別：坦克開我們這裡來了，連長同志。

謝：各歸原位。（打電話）。用榴霰彈打第三個，快。

別：停下了，在燒着。第二輛又停下了……

謝：亞斯塔平科真行。（聽見喊：救護員……救護員）。

瑪：來啦，親愛的。（帶着雪車爬去了）。（另一個聲音：救護員……救護員……）

別：打了九輛。

謝：十一輛！（炮彈嘯聲）。瑪露霞，躺下。（近處爆炸）。

別：哎呀，打死她。

謝（看）：沒有。在爬哩。（聽見另一個聲音：救護員……救護員……）

別：左邊十輛坦克。

謝（對電話筒）：大路右邊十輛，迂迴過來了。車卡林科，對準坦克們開火，快放。

（射擊聲密了）。

別：轉回去了，退了，跑了。

謝：馬上會回來的。（向電話）：車卡林科，那邊怎麼樣？什麼？準備好吧，馬上會迂迴過來的。馬上掉轉過來……我防禦得很好。不要向這裡射擊。特別注意機關槍排。好生打……對……（瑪露霞爬上來）。

瑪：連長同志，下士沙雅美托夫和上士亞斯塔平科陣亡了。這是他們的證件。（交出）。

謝：（拿了些小本子，打開，從一個本子裡掉下一塊紙來，別程卡拾起）。

別（唸）：『請不拒絕，收我加入列寧、斯大林的黨。假如被打死了，一定請算作——共產黨員陣亡。打死法西斯蒂。警衛上士亞斯塔平科』（靜場）。朋友……朋友，你這是怎麼的……（擦眼淚）。這樣一下子就不是活的了……

謝：不要哭，小弟弟。爲了這樣的事是不哭的……（摩托響的近了）。

別（看那一邊）：我給你們這些混蛋厲害看，來，走近些。（拿起手榴彈）。

謝（拿起電話筒）：路的左邊二十五，右邊——三十一，——路上十輛，只打左邊的
和右邊的，不要等口令。聖徒們，有機會做出奇蹟來的。爲祖國，好漢們！傳達給大家。（放下電話筒）。別程卡，拿起手榴彈，爬到那裡，到果美樓那邊去。
快。

別：是，連長同志。（拿了手榴彈，爬去）。

謝（取出手榴彈）：瑪露霞，坐在這裡。（向乙戰士）。手榴彈有麼？

乙（手指着）：有。

謝：我到巴史雷可夫那裡去。支持着吧，伙計們。（爬去）。

瑪：哼，鬼子們……有你們吃的。聽見了連長說麼？爲祖國，好漢們！他這是對瓦西亞。索科爾說的。

乙：那一個瓦西亞？

瑪：你是補充兵，新來的，你不知道。我告訴你。瓦西亞的眼睛碧藍、碧藍的……是那樣子。眉毛，飛鳥一樣的。全警衛師裡第一個炮手。好漢。典型的好漢。一下就誰都看得出來。（摩托響的更大了，射擊在繼續着）。

乙：看那裡，連長……

瑪：他們包圍他……（喊）：巴史雷可夫，巴史雷可夫！嘿。一輛停下來了。又向他們衝來了。帶手榴彈跑去幫助他呵。連長被包圍了。跑上去呵。

乙：哎呀，我不行了，我們完蛋了。

瑪：混蛋，給手榴彈來。（奪去手榴彈）。打電話告訴瓦西亞說……（拿着幾個手榴彈跑去了。戰士看她的背影，用兩隻手抱着頭下到戰壕底去。響聲更大。機關槍響的

很兇。遠遠地聽見瑪露霞的聲音：『瓦西亞……瓦西亞』……爆炸。一聲，兩聲。

(幕下。第四景完)

第三幕

第五景

早晨。前總指揮的辦公室。副官上。把盛有冷開水的玻璃瓶放到桌上，取出幾枝鉛筆來，削它們。通過打開着的門，看得見特派記者客里空。

客（走到門口）：你想怎麼樣，總指揮快來了吧？

副：不敢知道。他在電報室坐了一個整夜。從那裡要回家去。他也該睡一睡呵。

客：也許，會到這兒來一下的吧？

副：一切都可能，你等一等吧。

客：唉，多麼可惜。過半點鐘我就要和莫斯科通電話。我應該把關於總指揮的公子英勇犧牲的文章發出去。

副：你發去就是了。

客：是這麼回事，我的文章的結尾是這樣的。你聽聽。（取出來讀）：『我親眼看見他犧牲了，他，這個傑出的少年，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透過大炮彈隆隆的轟響，我聽見了他最後的壯烈的幾句話：轉告我父親，我死去是安心的，我知道，他會向那些血腥的卑鄙者爲我報仇的』。你懂得，假如現在加上他父親的幾句話，那該多好。而且我已經擬好了。（讀）：『老將軍知道他的愛子陣亡了，垂下頭來，久坐不動。然後抬起頭來，他眼睛裡沒有眼淚。沒有，我沒有看見！他的眼淚被神聖的復仇的火焰燒乾了。他堅決地說：我的孩子，安眠吧，放心吧。我會報仇的。我用老軍人的榮譽發誓』。你懂得，若是我現在來得及加上這幾句，那多麼好。你懂得，這篇文章會多麼漂亮。這是所有的報紙都要羨慕，也要嫉妒的。怎麼辦呢？馬上就要和莫斯科通電話了。你想怎麼樣，假如在電話裡和總指揮商量商量？

副：在電話裡你怎麼能看得見總指揮的眼睛呢？你却描寫的那樣逼真。

客：咬齧，我的天呀，假如我只寫我所看見的，那我就不能每天寫文章了。我就一輩子也休想這樣出名了。報館編輯部每天要稿子。讀者對我也習慣了。沒有我客里空的文章，報紙就出不來。所有的報館都羨慕我們這一家。經常向我的主編說：你很

幸福。我們情願拿所有的人，所有的通訊員，換你們的客里空一個。

副：是的，你寫的多，我常常讀到。你寫的生動。

客：怎麼辦呢？怎麼給總指揮打電話呢？

副：往那邊打電話不行。

客：（看看錶）：我一定會耽誤的。就這樣發出去。我想總指揮不會反對的。你覺得怎樣？寫的可有力，對不對？

副：還不錯。

客：我跑去發啦。敬禮，敬禮。（下）。

（參謀長布拉戈恩拉沃夫和烏季危節內伊上）。

布：沒有來麼？

副：沒有。

布：打了電話，說要來這裡的。（坐下，副官下）。

烏：你想想，誰能料得到，我們損失了坦克軍團？可是所有的情報都說是……

布：不要說了。什麼情報？我們從來沒有過確實的情報。這是我們的不幸。

烏：照您說，我們這裡的偵察情報工作一般地是不存在的。

布：假如說句老實話，在我們前綫就沒有它。前頭的部隊只看見在第一個土丘前面敵人的動作，而在土丘的後面怎樣——那就多半是猜想的。假如不是飛機，我們什麼也不會知道。但是飛機也不能通通偵察到呵，何況飛行偵察來的情報的本身，就需要用別的情報來對照一下，才能證實的。

烏：我不同意你說的話。甚至覺得奇怪。我每天給你的彙報，給……

布（打斷他）：但是我下了決心不讀它。够了！應該採用最嚴肅、認真的辦法了，不然，會審判我們和你的。確實的情報——這常常是百分之五十的成功，有時甚至是百分之百。只有傻瓜才不懂得這個。而我們却是瞎子。可恥。

烏：奇怪。這樣說來，我們是……

布：是的，是的。傻瓜。我傻——因為和你在一起工作。你呢——天生成的這樣一個怪物……

111
烏：參謀長同志，總指揮對我的工作是一另外一種評價。他知道我多年了。我提出抗議。再說，我終究是得過勳章的……

布：我知道，總指揮是怎樣看你的。至於你得了勳章——這只是一種誤會，莫明其妙。

烏：哼，照你說，政府頒給我勳章是錯了。

布：是的，一錯再錯。第一給了你勳章。第二——我們的工作這樣糟，到現在還沒有把我的和你的勳章褪去，把它搥碎，登報。（下）。

烏（取出筆記本，記下）：政府搞錯誤。政府一錯再錯了……我們偵察情報工作不好。他還說了什麼？哼。（略停）。叫我作傻瓜。明白了。這種情緒很明顯。典型的失敗主義的。等着吧。你還會感覺到，我是什麼樣的情報工作者。（拿起電話筒）。叫伊凡諾夫。伊凡諾夫，我是烏季危節內伊。你們什麼時候黨委開會？今天？很好。我有一個小問題，要審查一件事兒。喂，你不記得在履歷表上布拉戈恩拉沃夫填的是什麼家庭。什麼出身？呵，牧師的兒子。明白啦……是，對。完了。我來。（放下電話筒。總指揮上）。

烏：您好，總指揮同志。

戈：好。唔，頭都要裂了。一夜沒有睡。

烏：那怎麼可以，伊凡。伊凡諾維奇。你的健康對於國家是重要的。

戈：沒有什麼。你手裡是什麼東西？

烏：這個。（交他一紙）。

戈：好。待一會我再看。

烏：伊凡。伊凡諾維奇，布拉戈恩拉沃夫的情緒不大好呀。

戈：什麼事？

烏：對所有的人，對什麼都不滿意。有失敗主義的氣味。他說……

戈（打斷他）：理他。你知道，這是些什麼人。總指揮做好了一件事，他們馬上沾他的光。趾高氣揚，得到勳章。但是稍微有一點風頭不對的時候，就躲起來了，怕担負責任。我看透了他們的靈魂，他們的心。而一切都由於一項：手掌上沒有硬繭，他們從那裡受到鍛鍊。

烏：真理，神聖的真理。就說我吧。在工廠裡雖然沒有做很久的工，三年零兩個星期。但是簡直自己都不明白，這給我的無產階級的內心意識，就是一輩子都够用了。看別的人——文化也有，大學也畢業了，可是仔細觀察觀察——總不是那樣的，不，典型的不是……

戈：很明顯。表面上有文化，但骨子裡的基本的東西沒有。所以就不成其為那樣的。

（參謀長上，烏下）。

布：請看一看。（交他一紙）。假如沒有要修改的，我馬上拿去拍了。由莫斯科打了第二次電話來了，要詳細的報告。

戈（看着）：嗯。好。這樣……這就不對了。

（用鉛筆標出）。

布（看着）：為什麼？

戈：你怎麼，從天上掉下來的麼？誰是我們坦克軍團長？傻瓜。所以他就犧牲了。這是應該公平地寫上的。

布：我却還是想……

戈（打斷布）：你怎麼想，現在對我沒有興趣。要照我的意思做。（往下讀）。哦……這又是什麼一種新發明？你怎麼把歐格涅夫一下子拍得像亞歷山大。馬其頓大王

⊙一樣高，而那隻舊膠皮套鞋就像是蘇沃羅夫？

布：那裡面沒有這樣說。但是他們的仗打得非常漂亮。柯洛柯爾攻下來了。

戈：他們是誰？把我們又放在那裡？他們是照誰的命令作戰的？

布：他們正是違反您最近一次的作戰計劃，照自己的計劃行動，得到了莫斯科的同意
的。

戈：這個我還要問問的。就爲了這個，所以叫他們來。抹煞前綫總指揮部，我是不能
允許的。也用不着使青年放縱起來。歐格涅夫已經是提拔得太快了。這樣一來，會
完全斷送了他的。不行。（畫掉了）。請改寫一下，過一小時給我拿來。

布：總指揮同志，對不起，我再不能跟你工作了。（激動地）。我請你撤我的職。我
這樣決定是因爲……

戈（打斷他）：等一等，等一等。船還沒有沉，也不打算沉下去。可是你，耗子一樣
，就已經要逃走了。不行的，老弟。我先脫下你的褲子，然後剝你的皮，然後，也
許，趕你走。

布：總指揮同志。

① 古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紀元前三五六——三二三）是一個雄才大略的名軍事家
，曾征服希臘、埃及、波斯，直到印度，使希臘文化與東方文化交流，商業發達
。亞歷山大三十三歲即死，馬其頓國隨即瓦解。該地現分屬希臘、南斯拉夫與保
加利亞諸國。

戈：够了！完了！去，執行命令。

布：我……我……我不能。

戈：你不用結結巴巴的，說慣了，你一輩子都會口吃的。你知道我的脾氣。我不懂得

什麼心理學。（布下。副官上）。

副：歐格涅夫少將和科羅斯少將遵您的命來到了。

戈：讓他們坐在那裡等着。

副：是。（下）。

戈（拿起電話筒）：叫赫利朋。赫利朋嗎？喂，快些滾來，和我一塊吃早飯……白蘭地？帶來吧。（放下電話筒。米朗。戈爾洛夫上）。

米：你好，伊凡。你怎麼在電報室坐了一夜麼？

戈：是呵。你就走嗎？

米：飛機準備好了。馬上就往飛機場去。再不能等天氣了。要怎麼就怎麼的吧。

戈：今天似乎天氣好一些。

米：勉強總可以飛到。我真沒有想到，這次動身走的時候會是這樣悲慘的。

戈：是呵，我是疼愛謝爾潔伊的。（靜場許久）。

米：他是多麼朝氣勃勃的呵。我簡直不能想像。料想不到……

戈：又有什麼法子呢？戰爭就是戰爭呵。

米：我懂得，伊凡，你是怎樣難過的……我不知道，我們能不能很快見面，也許……

因此，我下決心在臨別的時候……請原諒我。我想對你說幾句不愉快的，但是正直的話。我應該這樣做。

戈：說吧，說。

米：你知道，哥哥，不要欺騙自己和國家。你不會也不能指揮前綫。這不是你擔當得起的，時候不同了。在內戰的時候，你打仗，差不多沒有大炮，敵人也沒有多的炮，那時候打仗沒有飛機，沒有坦克，沒有優良的技術，這些現在都有，就應該懂得它像懂得自己的五個手指頭一樣……但是你懂得的少，或者甚至於完全不懂得。你自己下台吧。你要了解。我們日夜不停地為前綫製造飛機，世界上最好的飛機。為的什麼呢？爲了由於你的不會用，由於你的落後，把一大半飛機給損失了……我回到廠裡去的時候，我對工人們怎麼說？對工程師們怎麼說？他們從開戰的那

一天起，就沒有從工廠裡出來過。他們是英雄。和戰士們在火線上是一樣的。我不能瞞着他們，他們的寶貴的勞動，我們優越的技術，在前方你不會用，你沒有這種知識。你覺悟吧，伊凡，現在還不晚。不然，會把你撤職的。

戈（打斷他）：等一等。（按電鈴，副官上）。

副：總指揮同志。

戈：這位公民馬上到飛機場去。送他上汽車。

副：是，總指揮同志。（向米）：請您走吧。

（靜場許久）。

米：不要替我耽心。自己的路，我很熟悉。你留在總指揮這裡吧。我想，很快就會要送他自己走的。（下）。

副：報告總指揮同志。

戈：噢……

副：歐格涅夫少將請示，或者馬上接見他，或者指定另外一個準確的時間。他要換襯帶去。

戈：他怎麼要換繃帶，又碰破頭了麼？

副：不是，他傷了右手。

戈：叫他們進來。

副：是。（下）。

（歐格涅夫和科羅斯穿着禮服上）。

歐：奉命來見。（靜場）。

戈：我看見了。兩個都是殘廢嗎？

科：受傷的只有歐格涅夫少將，我是健康的。

戈：你倒今天怎麼打扮得這樣好。（向科）：你，一定熬了一整夜的鬍子。你們想，

我們會慶祝你們，給你們擺酒席麼？不，親愛的，你們想錯了。

歐：我們早就料想到了，你會說這些話的，總指揮同志。

戈：噢？

科：正是。

戈：那末，坐下吧，親愛的，我們來談談心吧。（歐和科坐下）。跟誰開頭呢？只好

跟你，歐格涅夫，你的份數多些，你應該負的責任也多些。噢？（略靜場）。爲什麼不作聲！

歐： 等你發問題。

戈： 等什麼。你說說，爲什麼沒有實現我的作戰計劃？

歐： 我們照自己的計劃做了，得到了莫斯科的批准。您這是知道的。柯洛柯爾車站收復了，把那羣德國人打垮了。可見我們的作戰計劃是正確的。

戈： 照這樣說，我在這裡是什麼人，是前綫總指揮不是？（歐沉默）。喂，歐格涅夫，你想的什麼，你要我怎麼樣？

歐： 一件事——要你再不指揮前綫了。

戈： 呵哈，你也這樣希望麼，我的老朋友？

科： 正是。

戈： 現在，小伙子們，我懂得你們了。

（軍事委員蓋達爾上）。

戈： 來的正好，你好。

蓋：你們好。（和大家握手）。在莫斯科把我留住了。很高興（向歐和科），遇見了你們。慶祝你們打了一個漂亮的勝仗。

戈：等一等慶祝吧。

蓋：爲什麼？

戈：你知道，他剛才說的什麼嗎？

蓋：噢？

戈：再說一遍！讓軍分會委員聽聽。（靜場）。怎麼尾巴夾起來了？

歐：軍分會委員同志，我聲明，我們這裡沒有前綫指揮部。

科：正是！

戈：聽見了嗎？（靜場很久）。

蓋：是的。（向歐和科）。請出去幾分鐘，等一等。

歐：是。（兩人下）。

戈（寫字）：我給他們瞧瞧……

蓋：你做什麼？

戈：馬上寫完，你來副署，就會看到的。（寫）。我糾正他們的腦筋，叫他們一輩子都記得。來，簽字吧。

蓋（拿起來，不看，撕碎，摔在地下）：够了，戈爾洛夫同志，腦筋糾正得够了。是你解除這個繁重的工作，去休息一下的時候了。讀一讀莫斯科給你撤職的命令吧。（交戈，戈看完。靜場許久）。你爲人是勇敢的，對我們偉大的事業是忠實的。這很好，爲了這，人們尊敬你。但是單憑這點是不能戰勝敵人的。要打勝仗，還必須善於照現代的方法作戰，善於在現代戰爭的經驗裡學習，善於培養新的青年幹部，而不是排斥他們。但是可惜這些你都不會。自然，懂得軍事，會打仗——這是可以學得而有利的事。今天你不會打仗，今天你沒有足夠的軍事知識，明天可以有它們，也會打仗，也有知識，自然，假如有強烈的學習的願望，在戰爭經驗中學習，自己用功，求進步，發展自己。老的將領們能不能進步成爲現代作戰方法的好手呢？自然是能的，也不會少於，而且會比青年人學到的多些。只是假如他們願意在戰爭經驗裡學習，假如他們不以爲學習和求進步是恥辱。民間的成語說的好：『活到老，學到老』。可是這中間一切的不幸，就在於你們，某些個老的將領們，不想學

習，你們自滿自大，以爲你們已經很够有學問了。這是你的主要的缺點，戈爾洛夫同志。

戈（站起來，靜場許久）：怎麼，這是你告了我，所以把我撤職的麼？

蓋：可惜，不是。我和你一塊工作的，合得來，一同簽過名，蓋過章，爭吵過，但是沒有破裂過我們的交情，總而言之，我沒有能作爲真正的黨的領導者。因此，我也受了責備，這，我一輩子也會記得，——責備的對呀。

戈：感謝你的坦白、爽直。沒有說的，命令總是命令。我是軍人，服從慣了的。看你們沒有我將怎樣打仗吧。（戴帽子，穿大衣）。你們要後悔的，但那就晚了。

蓋：不要嚇唬人。布爾塞維克是嚇唬不倒的。我們沒有不能調換的人。許多人嚇唬過我們，但是他們老早就在歷史的垃圾堆裡休息着。而黨和銅一樣的堅強、堅固。（略靜場）。

戈：你命令我交代給誰呢？

蓋：今天就會知道的，會叫你的。

戈：是。（舉手行軍禮，從側門下）。

（電話響，蓋達爾拿起電話筒）。

蓋：喂，怎麼回事？你是誰？客里空？你就是特派新聞記者……等一等。批評我們前綫報紙發表了論通訊聯絡的文章的就是你……你……你聽着，和你說話的是前綫軍分會委員蓋達爾。馬上滾你的蛋吧，假如明天在我們前綫這一帶還發現你的話，那就會對你不住。（放下電話筒。赫利朋少將上。手裡拿一個大包捲）。

赫：歡迎，歡迎，軍分會委員同志。總指揮出去了麼？

蓋：就會來的。（按電鈴。副官上）。

副：有。

蓋：去請前綫總指揮歐格涅夫少將和科羅斯少將。

赫：您是想說：戈爾洛夫將軍吧，您說錯了。

蓋：我沒有錯。執行命令吧。

副：是。（下）。

赫：這是怎麼回事？（包捲從手裡掉下來，發出打破瓶子的響聲）。

蓋（走近）：這是什麼？

赫：白蘭地兒，可惜，打破了。爲了慶賀新的總指揮，大家喝一杯不很好麼，啊？我那裡還有，啊？

蓋：收拾一下，你自己也滾出去吧。

赫：是，是，是。（抓着包捲，跑下。歐格涅夫、他後面科羅斯上）。

蓋：我很高興，受斯大林同志的委託把任命您作前線總指揮的命令交給您。（交給歐，歐看着，科也看着）。

歐：這怎麼可以呢？我實在太年輕了……

蓋：斯大林同志說，應該更大胆些提拔年青的、有才能的將領們到領導的職位上去，和年老的將領們在一列，要提拔那些能夠進行現代戰爭的，而不是照着老一套的，能够在現代戰爭的經驗裡學習的，能夠成長和向前進步的。

科：沃洛伽，親愛的……對不起……（立正）。前線總指揮同志，您看看我老頭子。您就會懂得，這件事做的多麼正確。（擁抱並吻了歐）。

（全劇完）

前 綫

(本 訂 修)

著	譯	印	發	總	分	定
者	者	刷	行	經	售	價
		者	者	售	者	

蘇聯·科爾內楚克

蕭 三

張家口 新華印刷局

張家口 新華書局

張家口 新華書局

張家口 新華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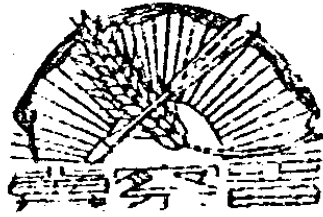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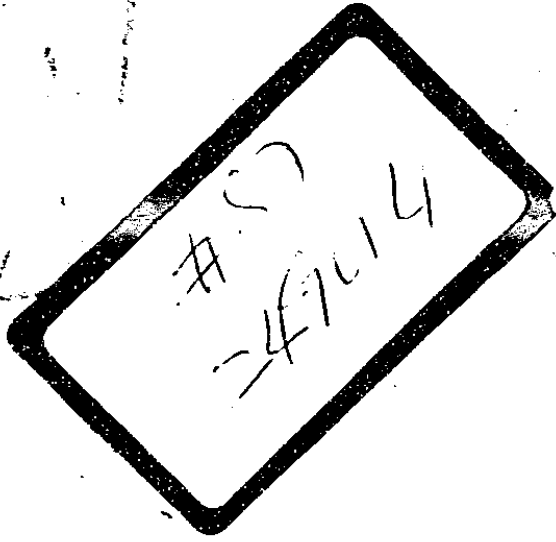
張家口 新華書局

張家口 新華書局

每册四百二十元

一九四六年四月出版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定價四百二十元